

聚亭文鈔

蒲生重章著

初編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0

3



望欽臺記	一	胞衣塚碑	三四	書元翁傳	五六	題藤肥州流瑞德島	八一
四聖堂記	三	本曹公紀功碑	三六	銘		題陳白次書後	八一
日長堂記	四	阿那公碑	四一	贊		題瑞德島	八二
三宜樓記	六	片桐義仰碑	四二	食漫說	七四	題東瀛米凡島	八三
北園雅集記	八	竹内子實碑	四六	鷹雞說	七五	若流教育救語	八四
寒香室室記	九	永島安記碑	四九	雪冠錄引	七五	流貨殖傳	八四
清國使署宴集記	十	高木士幹碑	五一	宮梅吟	七六		
泷濱觀枕記	一一	石原晉道碑	五三	楓吟	七六		
宜春樓記	一三	松江常南碑	五五	書脩大寺公因詩	七七		
老柯山房記	一四	平三博士文	五七	書脩帶	七七		
星出室宴集記	二二	琴三系公文	五八	書烏丸光德公手疏後	七八		
觀洋人馬戲記	二二	琴有栢川祝文	五九	書賴山陽書稿後	七九		
觀米人演技記	二六	琴成島柳此文	六〇	題追儼島	七九		
遊魚井戶梅蔭記	二八	琴杜岡文平文	六一	題光秀書本純寺島卷	八〇		
遊江東梅園記	二九	琴印女源子文	六二	題富士岳島	八〇		
長蛇亭觀蓮記	三〇	琴小山素士文	六三				
耶馬治苗卷記	三二	竹夫人傳	六四				

文庫 11
A1270
3

柳田泉文庫



聚亭文鈔卷之下
 望欽臺在神奈川驛北。高島君燕息所也。據山起樓臺。東南面海。橫濱市街歷歷在眼底。君指點曰。彼為某街。此為高島街。即余嘗所鑿山填海而築也。忽望見黑煙滾滾。汽車走來。曰。初。余登此山望海壖之形。勝籌鐵道。可敷設而遂建議而成之者。是也。余嘆曰。吁。登此臺。誰不望而欽君之偉蹟哉。既而下階。南行數十武。有祠堂。匾曰神易堂。梨堂相公所書。君於易

中洲曰說
臺名甚

發事少下
 浦生氏

拙軒曰叙
景錯落如

有神悟。其一生事業皆從易出。神易之號誠不誣也。堂中央掛孔子杏壇圖一幅。畫工竹田所畫。堂初成。是日行釋菜。故招斯文。龔學士云。拜畢北行數十武。上一小邱。四方眺望尤佳。君又指點曰。北林上寸碧。接雲者為淺間。嶽天晴氣澄可辨。噴煙直西古雪寒。光射眼者為富士。嶽西南翠嵐如流者為函嶺。東南螺黛數點隱見乎煙波杳靄之間者為房。總諸山既下。徜徉園中。茂松繁花之間。往往見屋宇。君又指點曰。此吾姊妹之居也。彼養親戚窮者之廬也。宅側有一祠曰祀吾先考之堂也。於是余又嘆曰。吁。世之喜

中洲曰高
島氏可稱
在此二句

又曰此日
獅子舞尤
奇足與吾
兄文筆鬪
技

春山曰余
之謫于佃
島也高島
翁先在一
見如舊翁
服役之暇
琅琅誦易
經於易有
神悟者益

洋說。馳功利者往。往廢棄聖教。蔑如倫理。而君則尊崇孔子。敦厚人倫。如此是余之所以最偉而最欽也。既復座。君張燕饗客。美酒嘉肴。奏獅子舞。以佐興。階下觀者如堵。至暮乃辭歸。此遊余聞君自說其履歷。望欽於君者益深矣。豈獨臺之勝哉。遂記。時明治十八年五月二日。同遊者。谷重野。長松。松平。藤野。三島。豐島。根本。岡松。島田。龜谷。村山。小中。村股。野西。尾內。藤岡。本猪。野山。本諸君。凡二十餘人也。重野成齋曰。因彼指點。成此結構。固功利道德中。乙酉六月妄言。

乙酉六月妄言。也。又園中景觀。數世不盡。

有素距今
二十一年

三島中洲曰。高島氏偉業。及園中景勝。縷述不遺。而以望欽臺名。前後貫線。矩矱嚴然。此日余亦陪遊。欲有所記。而為吾兄所着先鞭。矍然投筆曰。才不才之相距。何啻三十里。山小中林。雖裡西。其內小山。春山曰。宜鑄之貞珉。建于臺上。足不朽。高島氏之偉業矣。夫豈鄙臺之類。若蓋。始於開宗。村山拙軒曰。子閻胷中瓊瓏。其文有奇氣。此日會者皆當今名家也。子閻先鞭。做此篇。其敏不可及。

有素距今
二十一年

四聖堂記

伏羲畫八卦。文王繫之彖辭。周公繫之象辭。孔子繫之贊傳。則易之精微幽蹟。洩天地之秘。通鬼神之情。可以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高島君吞象方幕府。未運。獲罪下獄。偶得周易一卷。朝夕朗誦。一旦澹然有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莫不悉易理。既免出獄。適會維新之盛運。乃其所圖。皆以易占。斷之郵船。鐵道。煤燈。學校等之舉。著々有成功。曩紀其平生所占若干條。名曰高島易占。又解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間加其經驗占斷。著高島易斷十卷。

春山曰可
以抵二著

春山曰一
轉收上起
下妙

鳴呼吞象之所得於四聖益如此其大矣。宜乎作堂
每歲祭之也。明治廿二年四月七日。余應招詣其堂
拜觀四聖。伏羲画工應舉所圖。文王用神位記。周公
木像彫刻古樸。衣冠儼然。云獲之東海寺。孔夫子古
銅像。蓋數百年外物。云樞密院議長伊藤君所贈。背
款大寶院主猶真。又揭杏壇圖。竹田所画甚巧妙。既
拜觀畢。謂吞象曰。夫四聖之功德赫赫。與天地並。吾
復何贊。但君之得於四聖者。吾請說之。夫擲數萬之
金。創設郵船鐵道煤燈學校等。以益於世。是出其憂
國至誠者也。四聖之道。豈有他哉。唯一誠焉耳。而君

春山曰一
轉收上起
下妙

之得於四聖。祀於四聖。亦唯一誠焉耳。范子曰。有其
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何有於銅木偶画
像哉。吞象稱善。乃書以為記。望於世。不謂盡吞象矣。
小山春山曰。吞象之易。在卜筮。其斷卜筮。一在至
誠。此文以一誠經緯之。可謂盡吞象矣。

粘誠字以祛題。立論甚精。顛撲
不破。高島君得此文。喜其可和矣。
己丑四月五日。如君可好評。

卷五文少下
記
日
蒲生氏本

日長堂記

篁村曰文
有画意
大沼枕山
曰阿賀以
下百餘言
遠則為南
豐近則遵
岩能得二
家之筆彩
者也

越後新崎村古山文靜來謁曰。戊辰之歲。王師入
越嘉彰親王為之總督。曾館於吾家。愛園庭幽靜。親
書山靜日長四大字以賜焉。吾乃作匾揭楣。名曰日
長堂。請先生記之。吾以未得造觀。辭。文靜乃作其圖
來。以強請。吾展觀之。堂在茂松脩竹中。屋宇翼然。門
籬雅潔。園庭清楚。無一點塵埃。山上一亭。即明治十
一年。車駕所駐。驛也。眺望絕佳。阿賀在目下。清
流滾々。北入松崎港。港外即新潟海。海天布帆如鷺
出沒於烟波杳渺之間。而見遙碧一髮於其西北。是

小野湖山
曰想到圖
外文氣活
潑可愛

篁村曰好
引證

又曰滿腔
慷慨

又曰

為佐渡東。則奧羽諸山重疊如怒濤。而孤峰突兀聳
立於其西。是為彌彦山。此則其大觀也。若夫花木之
芬芳。樹蔭之涼颺。皓月白露。同雲飛雪。四時之景圖
之所不載。想亦皆可愛矣。而亭未有名。文靜請吾命
之。吾乃謂之曰劉李落魄。其所居上。常有雲氣成五
彩。况我萬世一姓之天子之所駐。驛宗室賢王
之所館舍。宜有瑞雲祥烟滄勃以起也。請命之曰瑞
雲之亭。文靜曰善。吾又語之曰。方今邪說橫行。往々
有侮蔑萬世一姓之天子者。彼焉知瑞烟祥雲滄
勃以起之理哉。文靜為人篤厚謹慎。尊王之志藹然

日長堂記

日長堂記

又曰巧漆

又曰好結

可見嘗編輯勤勞 王事及處士抱尊 王之志者
之詩歌名曰明治咏選而刊行之其必知此理苟知
此理而傳之子孫則豈止山堂日長如小年而已家
世萬年長不墜也必矣文静肅然整襟而曰謹奉教
矣遂書以為日長堂記

島田篁村曰明麗中有一種肅穆之氣克與此題
相稱

姚志梁曰叙次最詳筆尤軒爽
徐少芝曰和聲鳴盛燕許之手筆也

白... 小...

一轉... 又曰...

朗廬曰... 誦字始得其實

千閨衣三宜樓記曰... 其... 其...
明治乙亥花蹊女史開學校於東京猿樂坊結構宏
壯偉麗女弟子數十名寓焉自讀書習字以迄繪畫
繡縫算數因其所請而教授之可謂盛矣校之東南
有一樓即女史絃誦之所也壁其西北而障其東南
障皆用玻璃清澈玲瓏如坐碧空女史教授之暇屢
延余樓上問奇置酒一日天寒雪下東望駿岡瑤臺
玉樹皎然如畫余乃叫奇曰斯樓最宜雪連引巨觴
遂大醉而歸一日細酌至夜忽大月落杯中余欣然
開口吞之胸宇清爽四顧明朗如身在水晶宮乃又

發... 下... 記

六... 辛

又曰雖然
一轉妙甚

叫奇曰斯樓最宜月丙子之春又飲于樓上千紅萬
紫彌望十里益鄰近諸公庭園之花卉送香呈色皆
成斯樓之觀而女史園中之櫻海棠薔薇之屬自
樓上頰看之亦嬋妍可愛也乃更叫奇曰斯樓最宜
花既而曰樓既宜雪宜月又宜花當命曰三宜之樓
也已女史欣然曰善矣哉先生之名樓也乃請三條
相公大書作匾揭樓上今又請余記之余曰女史既
妙乎繪事斯樓之所宜當自畫之何須借吾文哉雖
然余之所望乎斯樓不特在雪月花也女史門下百
千閨秀他日薰陶已成其節操必皎潔其智識必明

瑩其藝術必絢爛余將大叫絕倒曰彼如雪此如月
與花是則三宜之大觀何得不豫記女史歛衽曰妾
雖不敏請勉旃乃書而贈之使置於相公書後

董野成齋曰點出三宜字文情跌宕結末歸之於
正記女學士之樓體制宜然

坂谷朗廬曰末段以雪月花評論淑女奇絕妙絕
小山春山曰子閣門下有曹大家其人殊可欽敬
川田菴江曰清婉明肅末段說女弟子節操藝術
比雪月花應前段文氣益振敬々服々

逸趣橫生。豈惟三宜。余謂當合花。

藻女史改命曰四宜樓。更雅。黎庶昌拜識。

予嘗登三宜樓。得見如畫如月。

如花。百千圍秀。則又將命。

且宜不知。若言。此花。淡以為。

何如。月。姚文棟識。

酒井侯北園雅集記

辛卯夏六月十日。淺田國手設燕于酒井侯邸園。見招。乃赴園。在東京礪川原坊。邱山起伏。溪流曲折。老松古楓。翳鬱蔽天。爽氣颯然。盛夏欲寒。山下一閣。雄麗宏敞。侯見諸臣之所。山上一亭。匾曰洗心。稍隘而雅潔。下瞰園池。風景絕佳。初欲會客于此。而客衆不能容。乃會于閣。閣面山枕池。眺望清遠。居然有深山幽谷之趣。余下階步園。邱池架二橋。一砥一圯。渡而北行。且笑曰。欲見黃石公。而不可得。乃見淺田國手。國手齒過古稀。矍鑠善飲。尤妙醫術。回生起死。餘暇

拙軒曰著
此一役全
篇皆振

又曰平忙
間抽理語
多少風致

岡鹿門曰
曲盡一讀
恨不叨席
末

則吟嘯風月。蟬蛻塵俗。真神仙中人。也皆曰。然。左顧
見。泉水滴出。岩石間。即朱晦菴所謂源頭有活水來
者。學者宜玩心焉。過亭右折。有梅林。下邱而南。有蓮
池。荷葉田田。循池而還。閣更酌。頽然既醉。天欲暮。迺
辭去。是日會者。蓋十餘人。舊識。則宮本鴨北。鱸松塘。
村山大樸。岡田昌春。黑岩某也。酒井侯名忠興。瀟灑
美少年。此會暫來臨。而有學課。不與讌飲云。
村山拙軒曰。字々實境。無一句虛設。當日雅興。寫
得淋漓。余亦欲記之。今見高文。決然閣筆。取園具

醉井侯北園雜書

春山曰風
致楚々

寒香茶室記

己丑之夏。余歸省。越後村松。村松舊知事。與田君館
余於其書齋。其側有一室。結構雅潔。為君偃息煎茶
所。南北開豁。清風颯然。至盆栽鳳尾竹。龍髯松。蒼然
生。微涼。其北園種梅數十株。老幹大橋。鋏枝槎牙。余
至時。猶見青子纍々綴枝上。乃謂君曰。古人有話梅
子。以止人渴者。今余亦想此園花時。寒香清冽之狀。
而覺炎暑少減。茶味殊深也。君笑曰。子言誠有理。請
名此室曰寒香可乎。余曰。梅見於詩書古典。多取其
實。取其花入詩。七言則以漢柏梁臺聯句。枇杷橘栗

寒香茶室記

辛

又曰規諷
隱然可以
獻舊君

桃李梅為始。五言則以晉陸凱折梅逢驛使寄與隴
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為始。從此其後。世不
乏名句。用寒香字。則若尤延之冷艷天然白。寒香分
外清。韓致光凍白雪為伴。寒香風是媒。殊妙。夫有耐
寒之苦節。而放悅人之清香。梅花之尤可愛。在此也。
人之處世亦然。君苟鑒于斯。則其益不亦多乎。君曰
善矣。遂請清國黎公使書寒香茶室四大字。以揭其
楣。余乃書其事。以為記。

孫君異曰。藻不妄抒。

小山春山曰。輕々著筆。而情致悠遠。

清國使署讌集記

清國欽差大使黎君蕓齋。雅量宏懷。喜交我邦文士。
屢讌。余輩。庚寅十二月八日。赴其招讌於霞閣使署。
羞膳殊盛。其前後所供。有清湯燕窩。紅燒海參。椒鹽
肥鴨。清湯鮑魚。五香鷓鴣。清湯魚圓。紅燒魚翅。清湯
蘑菰。糖煮香蓮。冬菜炒笋。炸乾蝦球。糖製秋梨。蘿蔔
餅。油酥餃。佛手卷。水晶包。清湯杏酪。及龍眼大棗胡
桃杏仁瓜子諸果。酒色如琥珀。即紹興釀也。又進日
本酒。余喜嗜紹興酒。淋漓酣醉。初更辭去。嘗讀周禮
禮記。諸書。服古人製飲食珍羞之精。今日之饌。即所

謂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苴枌榆兔薹滷瀝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者。誠非他邦之所及。自非易牙其人。安能如此哉。於戲。古人有以食於五鼎為畢生之願者。今余則食於十餘鼎。豈不亦快乎。遂記以示老饕如余者云。

重野成齋曰。讀之。亦流涎三尺。

島田篁村曰。文不甚經意。只隨筆叙寫。而當日之狀。躍々如見。○余亦以其前夕。赴公使招。謙禮意甚渥。而不成一字。讀此文。使人不堪慙媿。

白龍圖五老觀楓瀧溪記

五老者何人。雅友石川鴻齋。金井金洞。依田學海。菅原白龍。及余五人。皆六十二歲。同庚也。五人相約。觀楓於瀧溪會學海。畏雨不至。始謀此行者。為白龍及東陽堂主人。吾妻掬翠。其家僦賃井吉。三載茶具酒壘。行厨而從焉。午前十時。各相集于上野。停車場。駕瀧車而發。抵于王子村。而下車。于時微雨霏霏。輕履羅傘。徐步到瀧溪。滿山楓樹。濕紅淋漓。如灑猩血。乃投大艸。其紅葉亭。亭枕溪流。下瞰村人度橋。於紅綠間。真画景也。白龍自瀾茶。茶具頗雅潔。云京師陶工

學海曰。寫得淋漓盡

卷之三

七

蒲生氏

又曰對景
談戰似殺
風景然赤
壁賦叙及
孟德周郎
亦是自然
之勢耳

六兵衛者所贈羞糖菓形皆紅葉掬翠命酒開行厨
其製頗輕便繁敷碟皿皆備嘉肴珍味不暇下箸亭
婦羞鯉魚羹亦絕美眾皆微醺縱談征清軍事忽有
客闖然入座云掬翠友人水戶人野口珂北頗嗜文
雅余欣然曰其年雖未迨初老亦足以補學海之缺
乃賦詩云寒雨蕭蕭楓林中停車溪亭呼玉鍾酒酣
五老如少壯縱談征清氣自雄滿山一望霜葉濕想
見九連戰血紅珂北鴻齋並和韻白龍默坐沈思余
料欲寫真景也而忽賦詩有滿山楓樹紅交綠都入
白龍圖畫中之句眾冒雨道遙溪間渡橋得洞穴因

又曰偉人
傳是駁亭
得意文字
不得不一
入此一路
來妙妙
又曰近藤
守重一世
偉人此事
亦一奇事
不可不記

思嘗作偉人傳立近藤守重傳守重命石工製已被
甲冑像二躰一置城西驪村一置城北瀧溪洞穴今
欲觀之入洞而求洞中暗黑竟不得殊為遺憾行數
武有古寺曰金剛有雙石人頗奇古寶永年間作也
寺後楓樹尤紅余佇立久之隔竹樹聞水聲淙淙蓋
小瀑也既而眾皆復座更酌天將暮乃促歸收行厨
金洞熟視行厨奇其製囑告三命工作之余亦請之
不識能成否乎眾步到王子村適漁車至乃復駕而
抵上野天未全暮下車各相別去是日以寒雨遊客
不至我輩獨車領瀧溪之勝殊為快白龍曰他日作

不重野成齋曰首尾貫穿無怠筆冗語白龍圖畫恐不能出其上甲午歲抄拜觀

依田學海曰瀧溪楓葉都人莫不遊翫無別可出色者此篇於行厨及石像等事物着筆自覺開一生面非老於文者決不及此是行余以雨不出頗

耻踈懶然幸借以藏拙反是僥倖耳甲午十二月

拜讀

...

宜春樓記

宜春樓遠州袋井驛之西川井村富商川上柳外燕

息所也樓面正南南北皆設欄故其東西亦可倚以

眺望焉方其西南黛光欲流者為三箇野山在其東

南者為小笠山其間秀嶋新地西田高尾諸井諸村

歷歷可指一水貫其中央過樓前而南流是曰原野

谷川沙鷗翔集楊柳蔽波北則驛路豆人寸馬絡繹

不絕而甲信遠諸山重疊送翠其間久能堀越鷲巢

諸村皆歸寸眸方其東北巍然獨立于雲表者為富

士嶽而其西北秀色可掬者為秋葉光明諸山其名

春山曰文
中有画

...

又曰一轉
敏甚

勝古蹟之可慨然以賦者則井伊谷祠及可睡方廣
二刹高天神一言坂三方原也若夫天龍川之流其
西七十五灘之洶湧乎其南亦可以壯文思吟懷矣
則柳外業餘好學文詩亦超然脫去俗調其資於斯
樓者多矣余意斯樓花木之嬋妍泉石綠樹之清涼
園林風月之明輝富嶽諸山之晴雪四時之景莫一
不宜矣而獨曰宜春何也蓋柳外慕子貢之為人治
生而貨殖豈徒吟哦于風月而玩弄筆墨者乎哉以
宜春名斯樓其意自有在焉吾請試說之古人有言
曰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一家之計在和一

敬字曰一
家一身二
語一字千

身之計在勤夫天地之間化生萬物莫宜於春人心
之清明和適亦莫宜於春一家宴游笑語之和亦莫
宜於春曰躡安舒勤動之便亦莫宜於春春乎春乎
其治生貨殖之本源乎甚矣人事之宜於春也柳外
之獨取於春豈其偶然乎哉柳外聞之欣然曰善矣
遂書以為記

中村敬字曰此不過一時酬應之文然自然有風
致他人不能到處

眉山者
小山春山曰發揮宜春之義毫髮無遺憾蓋得法

老柯山房記

學友島田敬甫買家於京城西北小日向一日折簡招小山遠士村山大樸及余時細雨霏々二子不至獨余衝雨而行溽暑蒸々白汗浹背至則敬甫觴余於其東房結構雅潔軒窓敞邃園庭細草芊絲如敷青氈一望爽人目不覺酒加籌也其北有一古大樹可蔽牛蓋數百年外物老幹夭矯技葉扶疎翠色如流清風吹襟淒然欲寒欽賞不措乃問敬甫曰此何樹也曰柯樹也因顏此處曰老柯山房請子記之余曰予文奚足以記焉然欲一言以賀其遭夫此樹經

地大樹誤易

金詩一

數百年而不顯者不得其人也今得敬甫而顯亦似有數焉存於其間者敬甫博通經子其學殖如老柯之高枝參天蟠根到泉其文章如老柯之輪困離奇古色蒼然其卓節如老柯之歲寒而不凋鬱然傲霜雪其通才如老柯之結實芳香可食其厚情如老柯之清蔭四時可愛是非老柯之得其人耶他日遠士大樸來則請示之二子二子亦必不以此為醉言無當也明治二十一年夏六月蒲生重章記

孫君異曰章法完整詞條豐蔚後幅即樹論人夾叙夾寫雙管齊下的是宗匠斧斤未知亦取材於

此樹否耶。月前僕亦造訪其齋。惜以薄暮。未及倚樹盤桓。他日尚當重訪也。

當小山春山曰。敬甫當斯學衰頽之時。屹然特立。維持正道。猶老柯之矗立乎群木中。而子闇之贊語。切實允當。決非溢美。此題目不復得他構也。書村山拙軒曰。老柯既得其人。而子闇作之記。則老柯之遭真可賀也。即老柯論敬甫處。實先獲我心。是日僕以事不踐約。殊為遺憾。

星岡茶寮讌集記

庚寅六月十五日。佐々木顧問官招飲。慷慨憂國士於星岡茶寮。余亦與焉。寮在岡樹翁鬱中。翠色如流。爽氣透衣。園亭幽雅。隔斷囂塵。尤宜消夏。午後衆賓咸至。杯盤陳列。獻酬交錯。吐露胸襟。漸入蔗境。有一壯士抱琵琶而跪坐。始奏護國曲。壯烈慷慨。有激楚聲。次奏國語翻譯琵琶行。抑揚頓挫。沈鬱哀怨之聲。令人濕衣。真可謂樂天知己矣。又奏添平事蹟數闋。悲壯淋漓。英雄末路之狀。令人歎歎。不可禁。何其感人之深也。余因謂古者聖人教育人才。必用樂。而後

世其樂絕滅可惜也。然今此琵琶歌曲之鼓舞士君子忠義之心如此其切豈不可補古樂之絕乎。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余於琵琶亦云。是日會者五條本莊細川河田揖取本居三輪田井上宮地諸君。凡二十餘人。而能琵琶壯士。即薩人西幸吉氏也。孫君異曰。從樂中說出感人之理。俯仰今古。感喟深之。非尋常讌集可比。於今有此等之人。真差強人意。又曰。琵琶一段。得龍門之風神。對對琴士。呈岡本寮齋集時。

黎公使曰
蕭灑出塵
迴非九筆

聞音自由園雅集記。於與。日清兩國大賢鉅公接膝而談論。半日秉燭繼之乎。况於觀園池之勝而饜美酒佳肴乎。明治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中村君敬宇招飲清國公使黎。苑齋。其隨員錢君琴齋。孫君君異。陳君衡山。劉君子貞。陶君杏南。及吾議官長岡君雲海。重野君成齋。金井君金洞。于其自由園。余亦與焉。園在小石川江戶川北。樹老苔古。幽邃如深山。敬宇嘗鑿池。獲建武年間斷碑。則知其園樹亦多為數百年外物矣。時微雨。

屢至。樹翠如流。白杜鵑。水晶花。點綴其間。皚然映池。水清潔幽微可愛。池東有亭曰松風亭。清風襲人。飄然欲仙。象先會此亭。茗話到晡。敬宇藏書數萬卷。黎君檢其目錄。借古書數部。既而敬宇延象賓於東北一大堂。牙籤玉軸。燦然滿架。至醫書佛典。亦皆備具。則敬宇之博洽可想。座上薔薇送香。盆栽幽蘭古松。石菖蒲之屬。秀麗可愛。象乃夾朱案並坐。觥籌交錯。聯句吟誦。驩甚。座有張君者。亦清人。年最少。寓敬宇家。肄業文字。敬宇亦就學唐音。酒酣誦伐木詩。余初聞唐音。傾聽不勝欽羨。張君詩先成。諸君和之。余亦

聖壽文金 言 七 蒲生與林

春山曰應
前段

賦五古文篇。有賓主十二人。談笑一堂。親之句以謝。敬宇曰。嗚呼。余今日弘聞見。豈特讀三年之書而已哉。接而國大賢十餘人。清範抑亦幸矣。敬宇稱善。既而曰。此堂未有名號。請子為擇佳名。余乃誦伐木。卒章曰。迨我暇矣。飲此醕矣。請名之曰迨暇之堂可乎。君既為教。任議官。非迨暇日。則不能燕朋友。故舊也。雖日處乎自由之園。非迨暇日。亦不能逍遙而適得。其自由。則迨暇之號。豈非復與自由相稱者耶。昔者柳子厚贈詩曹侍御曰。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今君則迨其暇。採蘋花於自由之園。池意懷

發亭文少下 已 六 蒲三九辛

所存雖獻之。天子亦無不自由也。使子厚聞之。其健羨果何如哉。遂併書以為記。

黎藿齋曰。迨暇之名甚雅。與自由意相發明。余雖拙于書。異日當為中村君榜之。而并揭君命名之意。

孫君異曰。詞情並茂。經籍之光。章法亦收束完密。的非老作手。不能臻此。

小山春山曰。賓主皆兩國之英賢。而園池花木清華幽妍。真君子之偕樂。此記悉宴會之情景。足以不朽。文苑佳話矣。

南朝春山曰

長華園雅集記

長華園者。鴨北宮本君之墅也。距城里許。在巢鴨北。因以自號焉。園中竹樹翁鬱尤多。櫻樹方其花時。門牆屋宇皆埋沒于香雲暖雪之中矣。君為人溫厚。好文詩。善與人交。花時恆招客。置酒賦詩。以伸雅懷。某歲清明節某日。余應嘉招。馳車而往。則客已盈筵。淺田栗園岡本黃石諸彦。皆余之所識。中有一偉丈夫。不識其為誰。問之。則拙著偉人傳中人堀織部君介弟山高某也。因相視大笑。舉杯獻酬。余既快醉。下階步園中。池水溶々。板橋架焉。渡而東。有茶垆菜圃。意

洞齋曰。妙語能形容其花容。

又曰。忍呼起一偉人。添感興。文之幹旋在此。

發語少

已

一七

備三

氏直遊印二。曰結翰墨緣。曰〇〇。二十七年西京有博覽會。和亭画鶴鹿屏風出之。得二等賞。此雙幅即其縮寫。蓋得意筆也。其裱裝亦頗用心。全幅用福壽紋綾。上下用沈金雲鳳紋錦。軸黑檀。兩端掛文玉風鎮。諸子厚意如此。乃記以藏之。

重塾成齋曰。畫記。語句錯綜有古調。丙申二月初一日拜批。

豐島洞齋曰。畫象筆寫之。筆如畫。禽鹿如動。崖樹生影。文之妙至矣。下段詳述幅之裱裝。所以諸子之厚意不可忽。記以藏之也。命意周到矣。

重塾雨夜成婚記

洞齋曰。鋪叙有法。健筆如畫。

成齋曰。詳叙座位。鬱有古色。

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余第二女德子嫁高知縣士藤岡歡次。歡次岩崎彌之助之姪也。黄昏媒妁人由比光衛陸軍大尉及豐川良平來迎。俱與行。余夫婦亦行。雨甚。其家在小石川金富坊。坊在岡上。道路甚艱。車夫二人相扶而上。既至。燈光如晝。壁掛花卉。鴛鴦幅。美甚。擯者延而即座。余夫婦即西壁上座。東面而坐。岩崎夫婦坐其右。而北向。岩崎久彌即傳人所載。未娶太郎君向余坐。豐川夫婦坐其側。莊田平五郎夫婦又坐其側。由比坐。余夫婦側。志村源太郎農商

篋村曰如
讀儀禮士
昏禮

又曰叙次
詳密如親
余亦頃為
長子娶婦
高文先獲
吾心者

務省參夫婦坐其次新婚夫婦坐東北隅姑氏坐其上其少女南面坐德子側坐定用白銀注子行酒豈洋俗所謂銀婚式是歟嘉肴美酒眾皆霑醉有唱歌謠者清音震壁酒已酣雨猶不止豐川獨喜曰婚儀以雨夜為最宜何則夫陰陽和而雨降雨降而地固豈不亦吉哉眾皆稱善既而彌之助醉先去余亦大醉尋冒雨去既至家竊有感焉顧昔者豐公之微也瓦缸藁席終成婚今余女之成婚也如此其盛矣豈非聖代德澤也耶遂記以示遠鄉弟妹

重野成齋曰靜肅明媚與題相稱

甲午四月二日讌集記

洞齊曰貴
壻有叔父
岩崎氏之
富授有岳
父蒲生氏
之儒宗其
禮延之盛
不亦宜乎
又曰比喻
取證警拔

德子既嫁之後五日四月二日藤岡夫婦姑氏及其姊妹夫婦諸親戚俱來俗謂之里開余家狹隘撤二室障子為一室總容之壁掛方西園画老松野鶴雙鵝靈芝幅瓶挿玉蘭萬年枝燭已點乃供酒饌酒酣侑以籠魚有鱒魚鬚蝦蛤蚶豐川曰此何義余曰鱒魚取其善變化此魚始生俗謂之於甫兒稍長謂之須走愈長謂之伊奈即撥尾既長大謂之善良即鱒魚老大變化滿身生金毛謂之登度即魚海獺是也譬諸人則如藤岡叔父岩崎彌太郎君是已鬚蝦取

後學文少下

蒲生氏

其身。其膏。鞠躬。而偕。老蛤。蚶。取其。夫婦。和合。而家。吉利。故。嫁娶。俱用。此三物。也。豐川曰。善。是日。快晴。春風。駘蕩。暖。和如湯。余始。御袷衣。醉中。適甚。衆既。散。乃記。以附。雨夜。成婚。記後。

豐島洞齋曰。嫁夕。則雨。而固。之重陰。也。回鸞。日。則。晴。而快。之。重陽。也。陰陽。調。而後。內和。理。是子。閨所。以。醉中。適甚。也。

用羊。齊整。五前。記。雙美。亦。

新婚。和淑。之兆。

車。整。安。得。拜。觀。

甲午。五月初五。

觀洋人馬戲記

明治十九年九月。洋人茶理寧。演馬戲於東京外神田秋葉原。雖以馬戲為名。亦善使象虎獅猿之屬。稱世界第一妙技。乃一夕。拉兒輩。往觀馬技場。築圓埒。張幄幕。環埒架棧。以為觀戲所。殆似角觝場。薄暮。點銜燈。明如白日。設壇東方。以為奏樂所。其右側。下絳帷。即伎人馬獸出入路也。初。伶人奏樂。樂酣。金鳴。帷卷。則男女各四人。紅綠衣裳。裝飾燦然。鞭馬而出。皆年可十七八。容貌。映麗。一人。頭生角。為鬼裝。手。携剪。綵花一枝。三人。馳馬追之。欲奪。馳逐。縱橫。疾如。颼風。

既而二人駐馬展一條白布掩鬼目數重而縮之鬼欲捉三人馳逐殊急蓋馬上捉迷藏也是為第一技少焉又擊金報演技二童子走出跳躍超距奇技百出趨捷如猿蓋體操繩伎之類也是為第二技又金鳴駿馬走出一人執鞭而指揮俯仰行止飛躍人立唯其所使此即茶理寧也又一人蹈舞滑稽自絕倒其使馬則妙滑稽則言語不通不至於絕倒耳是為第三技既而有二人兀立于場上皆一足矣琅々唱歌謠而踊既闕一人執物而掀高於頭數尺一人熟視忽躍蹴之墜如此者數四是為第四技云二人兄

一字亦曰
古道人曰
譬得妙

弟為米國司官某歲大戰砲丸貫股乃截斷為獲一足矣既而一女跨駿馬出奇技百出既畢又一女馬上奏技皆飛躍起立痛快輕妙有蜻蛉點水飛燕掠柳之態是為第五第六技於是技人少休既而奏樂如初金鳴帷卷大象二頭闐然出或鳴鈴而踊或環埒而舞或吹喇叭或吹篳篥或弄木罌或以鼻捲人而步亦茶理寧所使是為第八技既而又二人馬上奏技亦絕奇又三驪馬躍出奏技亦茶理寧所使善解其意是為第九第十技既而男女五人演男女情態其脚色頗似用意然言語牙々故少所感或喝采

古道人口
兒輩字果
有所應
又曰悲夫
二字有力

曰妙々亦竟不免乎郢書燕說既而又二人奏技白人塗粉黑奴面黑奴怒亦塗墨白人面殊為可笑是為第十一第十二技既而壯丁數人自西方輓鐵檻車來猛虎三頭耽々在其中一人執短策而上從容開檻而入三虎不敢逼其人或搏或抱如弄貓然而虎皆視其色奏技忽檻中火發閃々如火龍屈伸虎跳躍于其間尤為奇觀矣是為第十三技云虎印度所產其人則為米人不戾武豈得服不氏術者乎於是技全畢眾乃散余笑謂兒輩曰夫虎天下猛獸也而渠今為食屈從佞媚如此人亦有類之者悲夫獨

洞齊曰司
馬遷有言
猛虎在深
山百獸震
恐及其在
階阱之中
搖尾而求
食余及觀
此獅馬之
戲不稱其
妙而憫其
媚伏
姚子深曰
馬戲初見
則奇然其
技止於此
頗數觀之
亦不覺可
喜此文曲
折描寫盡

彼二一足既為國家致身萬死之餘又修奇技而立
自食之道是殊可稱譽耳而茶理寧自誇稱世界第
一妙技亦不誣也皆曰然遂書以為記亦助異聞博
物之一端云

小山春山曰此技真未曾見聞之奇事新聞喝采
喋々遂至於經 御覽矣但無雅文記之者今讀
兄所記一技妙於一技猶足履其場目觀其技何
其快也至獍虎馴從唯人所使蓋變虎性耶將習
之熟耶抑不戾武之德之有足馴服之耶嗚呼異
矣 丙戌古仲秋拜觀

次更事文少下

已

二十五

蕭桂氏

其態狀印
為此技增
色不少

依田學海曰。寫迷藏伎處。文情極敏。筆氣極麗。如
讀唐人小說。蓋高力士楊妃傳等流亞也。
豐島洞齋曰。以有氣骨之文。模寫人獸百戲之狀。
故不陷於纖弱猥瑣。筆端奇思繚繞。如讀聊齋志
異。
總生古道曰。叙列井々。行文活動。非淺人所辨也。
陳明遠曰。馬戲光怪陸離。本為歐鹵神技。余曩在
上海。曾見之。欲為文記。塵忙未果。今讀此記。文筆
奇曲。層々都到。洵與題稱。篇中夔足句。別作妙解。
尤屬匪夷所思。

百刺而觀。米人能亞敦演技記。

明治二十一年戊子三月。米人能亞敦演奇技於東
京蠅殼坊千歲座。一日余拉兒瞻往觀焉。演技凡十
餘回。繁襍不可悉記。記其尤奇異可驚者數件。其一。
能亞敦被白錦衣穿黑短掛。携塗銀大槌二本而出。
向客一揖。其婦袂服徐々踵出。亦一揖上高臺。能亞
敦取一槌挂婦右肘。又取一槌挂左肘。而作摩撫狀。
蓋通電氣也。婦漸睡。能亞敦屢換其衣。手握旭旗。既
而撤高臺。及一槌。婦唯挂右肘一槌。而橫卧于空中。
不動如塑。既而又撤一槌。於是上下左右揮棍而示。

其無所據。吁。列子之神。而猶須風行空。獨此婦無須。而在空中。可謂奇矣。其一。婦人被白衣。從一童女。而出。置硝壺左右。更取倒之。而示內無物。安卓上。既而取之。輒生美花。有蛇舛之。又鼠走出。取白布一揮。則茶碗一盆。自空中出。乃注香湯。命童女飲之。觀客有左慈。擲杯之妙矣。其一。能亞敦正服而立。忽而為佛國軍人。忽而為白髮翁。忽而為老寡婦。忽而為日本。人短掛長袴。儼然而揖。忽而為西洋美人。紗面長裳。拂地而去。真有老瓜妖化之態矣。其一。一男子抱白石像而出。置之中央。執槌叩之。磬々有聲。使觀者知

身可之金一 言 二十六 清生氏

春山曰一 讀惻然

其為石像。既而活動。遂徐步而進。最後化為惡鬼。一人見之。驚倒。有費長房。役使鬼神。之恠矣。其一。一人被白衣。携白木桶而出。倒之。示內無物。少焉。器物自飛出。如魚跳波。最後小兒躍出。年可八九歲。執之入紙籠中。稱津津取長三尺許。白及刺之。叫聲聞外。又取一。及刺之。既死。不發聲。取白布而揮。示客。拔二。及拭之。白布成。紅血痕模糊。既而開紙籠。則小兒闖然躍出。疾步而去。其一。先暗場中。諸燈大。月生東。演商人遭盜。行旅遇劫狀。最後數十人飛遊月中。其人乍大乍小。如金魚游泳于玻璃壺中。能亞敦自稱之曰。

後身又少下 已 二二 篇三 辛

世界無比不可思議奇術。蓋亦非誣言也。初更技全畢。乃歸。記以示諸兒。不觀此技者。

重野成齋曰。虞初新誌中一篇好文字。

又曰。每段下斷語。多引故事妙。丙申夏五。

孫君異曰。狀難寫之境。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使閱

者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先生能事。固與演技

者並極其妙矣。

小山春山曰。古今未曾見聞之奇技。而入之雅文。

入。蓋是其嚆矢。有一讀諦觀之妙。其

其

遊龜井戶舊梅莊記

丙申二月念日。老友五人。有觀梅約矣。而昨夜大雨。早起參窓。煙雨空濛。余傾卯酒。俟天霽。已而雲陰解。駁暖日如烘。乃馳車赴約於濱街菅原白龍家。依田學海先在。白龍云。金井金洞有事不至。請俟石川鴻齋至。乃辨瓢酒行厨。俟之稍久。不至。於是三人聯車而發。到舊梅莊下車。入門左顧。則老幹蜿蜒。蟠地謂之卧龍。梅此莊。以此樹顯于世。側立木標。書曰御用木。蓋方德川氏盛時將軍嘗一顧焉。因云爾。步林下有茅榭。其前老梅數樹。古苔漠々。因昨夜暖雨。冰魂

洞齋曰。將大軍一顧何

回春最可賞。乃入焉。布氈開行厨。傾瓢酒。學海獨不
飲酒。余笑曰。陸劍南所謂飲水讀仙書。君豈其人歟。
余卯酒未醒。又傾數大杯。既酣醉。依學海韻賦數篇。
然固不喜依人成事。乃更賦別韻曰。流水斷橋野寺。
傍白頭重訪舊梅莊。花神亦似憐吾老。故向杯中放
古香。追憶舊遊已三十餘年矣。苟一變而卧龍梅
依然尚立。御用木標可笑。薛能詩云。當時諸葛成何
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樹始似之。白龍有句云。五老
亦同汝不關。三顧人其志趣高潔如此。是其画品之
所以超出乎時流也。歟。時已夕陽下春。乃各旋車別

又曰古香
二字甚佳

去。此遊白龍為謀主。異日將作觀梅圖。列本所得
之文詩於其下。因記以贈。
重野成齋曰。御用木一段佳。謹得此全篇活動。
丙申三月拜觀。
豐島洞齋曰。脫說梅花常套。單刀直入。卧龍傾倒。
却增卧龍之價。文之變化。雲騰龍變。古也。野也。

發事文少下
蒲生

遊江東梅園記

江東梅園在墨江東半里許。余嘗與小山、春山、杉村、巨洲同遊焉。當時有假山，開燕于山下。今日復與依田、學海、管原、白龍來觀。無山、平原、池塘耳。豈夜半有力者拔山去耶？然梅樹多於昔日，樹老苔古，幽徑曲折，亭榭錯落，却覺可賞。遊人陸續至，或有書小詩俳句綴梅枝者。余賦詩云：梅花清絕本無詩，古人之言有味哉。吳香亭句除却我輩寧有句。江東梅園空徘徊，眉鬚中、幘人幾箇不見妙句。逞天才，知是花神嫌塵俗，不入世間凡筆來。學海曰：余昔年來觀時，齡尚壯。

洞齋曰：拔山二字用奇骨來為一篇

本齋曰：指

今則與梅樹俱老，鬚髮與梅花俱白。余曰：我輩雖老，尚矍鑠。再來觀，何其幸也。如春山、巨洲既歸，黃泉久矣，亦可悲。因相視，愴然。白龍意，匪慘澹作觀梅圖粉本，不知能得真景否耶？書用徵他日云。明治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遊之翌日記。又辭林某等十餘人重野成齋曰：春山、巨洲為有力者所拔去，不獨假山中，中間揀學海一歎，趁勢叙二人物，故幸。今者再來，意匠巧妙，白龍畫筆，恐不能陵駕其上矣。豐島洞齋曰：予長於子闇數歲，老朽極矣，未為有力者所拔去者，亦幸而已。

辛卯八月十四日。愛生館主人高松生來曰。明日觀蓮於不忍池。長安觀蓮。且地畠道。龍師來作法語。請先生亦早朝來臨焉。余曰。諾哉。恰好。明日休暇。聞龍師年八十餘。博學高識。嘗遊海外諸州。其必有卓說矣。厥明早馳車到長安亭。高松生及梅村某々等十餘人先在焉。環亭紅白蓮花盛開。清香薰然。西岸有小舟二三隻。遊人如織。云。池中生紫花蓮。故來觀人作群。乃棹小舟往觀其葉。大如車輪。其花如雁首。其色濃紫。非蓮即芡也。芡別名鷄頭。東坡詩云。芡葉初生

洞齋曰能摹寫引證最妙

皺如穀。南風吹開輪脫輻。紫苞青刺。橫媚毛。水面開花。波底熟。乃是物也。觀畢。復座。龍師未至。命酒賞蓮花。乃賦一絕云。荷氣吹香風露新。紅葩金蕊媚清晨。沈吟停筆緣何事。君子花須君子人。時正午。乃罷酒。喫荷葉飯。既而石井某馳馬車至。龍師亦踵至。乃徐徐說時病。又諄々說救之之法。議論卓然。蓋自歐陽氏本論得來。著々中肯綮。實先獲我心矣。其學涉和漢。洋出以至誠。故聽之者感服。所謂石亦點頭者。與如師蓋韓子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吁。豈易得哉。話畢。更命酒。各罄歡而散。余平日聽時流講談演說。多不

又曰于闇而始着眼于此

發序文少下

三十一

禁欠伸。唯是日不覺膝之前於席也。乃記以謝高松生云。

重野成齋曰。時流以芟冒蓮。獨龍師真正蓮花。所以蒲子點頭。

豐島洞齋曰。余聞道龍師遠索佛跡於錫蘭。歸而益弘法。年躋八十。氣益壯。可謂浮屠中奇者。芟亦

花中奇者。子闇以奇文記之。則三奇不可輕視也。

村山拙軒曰。奇氣橫逸。子闇文中未種出色者。洞齋評悉矣。僕復何言。辛卯初秋拜讀。水田開

青嶺林耶馬溪圖卷記

大倉雨村遊耶馬溪。寫其真景。還請余作之記。余曰。嗚呼。余拙于文者也。子工于画者也。工者乞拙者文。恐為不類。雨村曰。不然。先生之文。真率不飾。與余画之寫真相副。故乞焉耳。余曰。諾。乃披橫卷觀之。峯巒重疊。茂松脩竹之間。民戶落落。茅茨蕭然。曰。守實村。村外長橋架溪流。曰。旭橋。用淺絳法。是為第一圖。石笋矗々。拔地峭立。民戶散見其下。曰。烏巢村。水墨白描。尤有風致。是為第二圖。穿山腹成路。山石嶄絕。其上下有人家。曰。宮園村。竹樹蒼然。傳云。一户某城墟。

是為第三圖。溪流曲折。二橋架焉。曰大島村。橋上奇
峯突兀。松樹叢生。稱松嶽。是為第四圖。渡長橋得一
村。曰柿坂。山腹有洞。稱祇園洞。山容絕奇。是為第五
圖。一路縈紆。奇峯亂立。曰大郎村。野中某城墟。是為
第六圖。峯尖聳天。奇巖聳兀。稱大度岩。仍屬大郎村。
是為第七圖。岩勢欲墜。橫空而蟠。稱立留岩。村曰志
多。是為第八圖。溪山澹然。眺望絕佳。有陸劔南句。山
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曰貴船村。是
為第九圖。山嶽松樹。轟々奇石兀立。稱賢女嶽。仍屬
貴船村。是為第十圖。紅樹翠竹。扶疎繞溪。危峯恠崑。

應接不暇。稱菖蒲谷。谷中人家落落。曰曾木村。是為
第十一圖。奇峯飛舞乎天半。巖石峯巒。稱飛來峯。古
羅漢寺在焉。其村曰跡田。是為第十二圖。據山起樓
閣。安五百羅漢像。是即今羅漢寺。仍屬跡田村。是為
第十三圖。清溪一帶。二橋架焉。即耶馬橋。極山水之
奇。曰青村。從此以北。至樋田村。是為第十四圖。最長
幅作者。亦尤逞技倆。以為壓尾。凡十四景。各有其妙
矣。聞賴子成亦嘗作此圖。然彼長幅一圖。此十四幅。
各自成一景。不知孰得其真。想必異曲同工矣。而
余未見子成所作長圖。唯讀其記。有飛瀑雨村所作。

洞齊曰平
地乍起風
波

十四圖中無飛瀑是可異也。因問之雨村雨村曰余
所見無飛瀑豈山陽添虛景乎。將江山亦有所秘乎。
雨村乎。况未見其真景而作之記為江山之靈所笑
也。必矣。然雨村所寫景真則余文亦真矣。但白賁無
飾耳。讀者幸勿笑其文之拙而可。白賁道人撰。

重野成齋曰。余亦嘗觀此圖。十四景細寫逼真。文
中一叙去不費安排妙。美乙未十月妄批。

豐島洞齋曰。叙述十四圖山動水鳴味漸入蔗境。
下段論瀑之有無波瀾蕩漾遂說及白賁不飾精
彩加一層。言蘇谷中人家茶。曰曾本林長。

春山曰起
得偉麗

陽主敬
文曰真

德川將軍文昭公胞衣塚碑。其德川將軍文昭公胞衣塚碑。其德川
城之東北沿不忍池隆然高以長者為躑躅岡其下
為千駄木村有神祠曰根津神社。往昔茲地為德川
將軍文昭公之邸第。公以寬文二年壬寅夏四月廿
五日生。瘞其胞衣于此岡。聚石作塚。世傳曰胞衣塚。
以根津神社即為公之土地神。寶永二年命有司修
治之。堂宇宏壯偉麗。至今弗隳。而胞衣塚幽草荒蕪。
人少知之者。祝宮西邦維中川真節有慨於此。乃將
欲建碑於塚上以紀公之德。而傳諸不朽。請文於重
章。重章謹按。公諱家宣。幼名虎松。甲府侯綱重之子。

發序文少下

碑

三十四

繪生氏

五代將軍常憲公養為子及常憲公薨嗣為將軍寬裕慈仁銳意謀治親決前代滯獄赦罪囚一歲至於八千八百餘人德川氏創業以來恩典之大所未有也嘗憫麾下士貧困其長子齡及十七歲者悉許蔭仕間有增齡中選者老臣白曰詐冒欺君其罪不輕公曰親之情以子年齡不滿而不與恩例遺憾可知矣突而不問其居潛邸聘新井君美受學博涉經史尤好通鑿綱目循環聽講者三如大學行義手自加朱批君美侍講公朝衣竦聽凡千二百有九日如一

又曰真箇明主難獲
君美曰
君山曰

唐宋明主蓋不之過也惜乎治世纔四年享齡五十有一以薨不能盡如其志其善政美行史乘紀之今揭其一二而已矣嗚呼甘棠遺愛猶不忍加之剪伐况胞衣之所瘞寧忍荒蕪不鋤使狐狸虺蛇窟宅哉宜矣二子之有此舉也遂書其事於石繫之以辭曰有岡蜿蜚蚪龍蟠躑躅被之碧苔皴四月清和公誕辰躑躅初開吐奇芬紅紫爛漫花繽紛天鍾嘉瑞生仁人紫河之車載公臻政治寬裕活斯民太宗縱囚奚足論仁宗知軾非比倫我公好文重儒臣四海熙熙溫於春紫河車瘞花木根公魂來假值花晨勿剪

董村曰奇想橫溢何等巧手

發... 下... 甲... 三十五... 補...

又曰匪夷所思

聖子之金下 碑 三十五 蒲生氏本

勿敗勿加斤樹。即甘棠花慶雲。東京蒲生重章撰。

松平春岳曰。前段寬裕慈仁。銳意謀治之實。寫出明確末段。所以有甘棠之贊揚。首尾照應。有法有力。非老手不易到。

又曰。叙事如墨畫。韻語如着色。此濃淡無有者。小山春山曰。春岳公以將軍八世之苗裔。評其碑文。穩當巧妙。為子聞之榮也大矣。

叙事詳贍。而韻語巧妙。不可誦。

曾宋阻主蓋不之。島田幸禮錄評。

征夷大將軍木曾公紀功碑

征夷大將軍木曾公三十世孫小林德義將紀公偉功。鑄諸金石。來請文於蒲生重章。重章每讀國史。欽公之英武。惜其創業未半。而戰歿。未嘗不掩卷而流涕。嘆息也。碑文之請。不敢以不肖辭之。謹按公諱義

仲。幼名二郎丸。後更駒王。源義家曾孫。而為義孫也。父曰義賢。母猫間小枝。以久壽元年甲戌某月日生。

公于京師堀川館。二年乙亥。義賢居武藏國加美郡帶刀村。為姪義平所殺。時公年僅二歲。義平命畠山重能殺之。重能不忍。託之齋藤實盛。時東國多義朝

續事文少下 年 三十一 蒲生氏本

敬字曰憤
平氏之專
橫慨宗族
之衰殘二
語扼通篇
之要

部下士實盛慮其罹禍乃更託之信濃權守中原兼
遠潛匿于木曾山下稱木曾氏幼而穎異常憤平氏
之專橫慨宗族之衰殘竊抱報復之志與群兒嬉戲
為騎射馳逐狀及長魁梧精悍膂力兼人尤善騎射
屢入京師覲平氏動靜及以仁王令旨至欣然應之
舉兵于信濃武石城依土豪根井幸親移檄四方集
兵下野足利甲斐武田上野那和諸族來屬得千餘
人當是時源賴朝敗于石橋山公欲赴援會笠原賴
直為平氏來攻不果養和元年平宗盛令越後城資
長攻公六月資長率兵萬餘來攻公設三覆殺其兵

九千九月平通盛等來攻公又敗之越前壽永元年
城長茂將四萬騎來攻公見兵僅三千用源光基策
分為七隊各張赤旗而埃敵以為我黨也漸近乃仆
赤旗樹白旗敵兵睜眦潰走追擊大敗之長茂被創
以身僅逃北陸豪傑聞風多附焉時賴朝信武田信
光諛與公有隙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來攻公不欲
與同宗交兵乃去信濃避之越後賴朝亦收兵還四
月平氏帥十餘萬騎來攻五月平維盛與諸將議分
兵三萬向志雄山親將兵七萬向礪並山山南有栗
殼聲深數千仞公與今井兼平樋口兼光等率兵五

又曰叙得有氣勢字

萬餘進陣于黑阪。使叔父行家擊西軍於志雄山。維
盛等結營猿馬場。與北軍對持。既而兩軍射戰。兼光
等已遠出敵背。日暮。公收牛數百。束炬其角。策而縱
之。西陣後壯士鼓躁而出。夾擊西軍。西軍驚潰。爭走
南嶺。陷死者幾二萬。維盛等僅以身免。公既連大捷。
遂帥兵六萬入京師。平氏奔西海。法皇賞公為伊豫
守。叙從五位下。聽院昇殿。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
四十于公。留衛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公剛毅武斷。
絕無謙讓之風。法皇厭之。將召賴朝于京師。公爭以
為不可。弗納。公憤懣。法皇信行家及判官知康譏。遂

命知康討公。公怒曰。吾有功無罪。知康譏使然。我將
戮殺豎子。乃帥兵圍法住寺殿。夫人藤原氏父基房
從容諭公。公廼止。十二月。法皇使公統領平氏故地。
公請討賴朝。宣旨。法皇許之。元曆元年正月。公叙從
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賴朝使弟範賴義經將兵六
萬來攻。公以見兵千騎拒之于宇治河。敵將佐々木
高綱等亂流而上岸。全軍繼渡。衆寡不敵。我軍遂敗。
公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親詣其宮。具興趣。幸。既
而東軍益迫。公馳入五條第。則夫人自殺。帳中。公悲
嘆而出。且戰且走。重忠蹶之。公妾巴膂力過人。戎裝

又曰紀功
碑公之功
績備具不
厭其長

從軍視公危單騎止拒公得間而走從騎僅七人巴
與範賴先鋒內田家吉搏斬其首持以視公公憮然
曰家吉美丈夫勇名聞八州而為女子所馘不知吾
亦竟死誰手人或譏吾臨死猶携女子汝自此去巴
固請從公強之乃泣而去公復走至粟津集潰兵而
奮戰兵悉殲焉獨兼平從指一邱樹謂公曰速赴於
彼自為計臣請拒敵公乃徑田而馳馬陷于淖遂為
追騎所射殺年三十一兼平奮鬪殉之實為是月二
十日公有五男二女長曰清水冠者義隆領信濃國
伊那郡清水因氏焉次曰林信濃守義重領信濃國

又曰一氣
河成神來
之筆

筑摩郡林村因氏焉次曰小林越後守義基即德義
之祖也次曰木曾四郎義宗並以其所領地名氏焉
次為僧曰淨源坊住大和奈良興福寺長女次女
曰鞠適源賴家至越後守義基後裔義通居信濃國
佐久郡協和村村舊稱天神林從是十一世以至德
義云嗚呼若公之兵畧英武雖古名將莫以尚焉而
末路艱飢齎恨以薨悲夫乃作歌弔其英魂毅魄其
辭曰
公始舉兵起信陽百戰百勝勢堂堂設覆三處邀城
氏九千兵士斃我槍仆赤旗兮樹白旗敵兵狼狽走

後學文抄下

早

三九

備註

小山春山
曰真是神
來之筆一
字千金聞
豫約文成
報酬金百
圓豈不亦
廉乎

且○僵○有○似○韓○信○奪○趙○壁○鬼○起○鵲○落○誰○復○防○火○牛○奔○突○
如○雷○震○壯○士○從○之○驅○羣○羊○左○屠○右○剪○如○割○瓜○滿○地○青○
艸○血○玄○黃○十○萬○平○軍○半○成○鬼○千○仞○深○壑○填○如○岡○有○似○
田○單○戰○即○墨○奇○計○功○成○我○武○揚○進○朝○京○師○奏○大○捷○優○
詔○留○衛○京○城○傍○爵○位○赫○々○孰○得○比○宛○似○旭○日○舉○輝○光○
只○恨○貝○錦○萋○且○斐○君○寵○倏○歎○變○炎○涼○公○亦○亢○龍○不○自○
省○但○咎○行○家○與○知○康○同○宗○來○迫○隸○萑○萋○可○憐○佳○人○又○
閨○房○猶○有○巴○姬○從○戎○馬○提○來○敵○首○意○氣○強○酷○勝○虞○姬○
帳○中○舞○悲○歌○數○闋○淚○千○行○奈○何○驢○兮○陷○于○淖○顧○後○追○
騎○甚○狂○猖○一○箭○鳴○空○來○中○額○已○矣○天○乎○身○忽○亡○英○雄○

末路多如此。何人為之不悲傷。豐碑深刻紀偉蹟。子孫追遠孝心長。我唱此歌公應聽。公之英靈在彼蒼。明治二十一年戊子十一月。蒲生重章撰。

小山春山曰。旭將軍紀功碑。纒々千八百餘言。可謂大手筆矣。詩辭尤佳。磅礴之氣。奔放之筆。如視將軍俱利伽羅鏖戰。雖併百朝弘之力。不敢當其一語。敬服敬服。但覺叙述過長。痛加簡截而可。戊子小春拜讀。

孫君異曰。木曾將軍酷似項羽。巴姬之勇。遠勝虞姬。惜未知其所終也。文鋪叙盡致。終之以長歌。可

謂後勁。

雄偉之氣。精妙之筆。觸此大題目。而成此佳篇。蓋若有神助然。歌詞跌宕淋漓。真傑作也。想見作者躊躇滿志處。

十二月八日。中村正直安批。

王寺公故正三位阿野公墓銘

公諱公誠。號翠竹。藤原姓。阿野氏。史所稱大納言成親。公苗裔也。為人溫厚。謙讓不貪。權勢。天保十四年春。任侍從。夏。叙從四位。嘉永三年冬。任左少將。安政三年冬。轉左中將。文久二年。任參議。左中將如故。既而轉議奏。三年夏。辭之。冬。叙從三位。再任議奏。元治元年秋。又辭之。當是時。外國事起。海內洶々。

天子擢公為國事掛。公再三辭之。不允。先是。三條公等六卿走長門。幽於太宰府。至是。公乃上書。請不以私情害公。論宥西奔六卿。斷然布一新之政。無幾。

朗廬曰二
子句一篇骨

發事文少下
卷一
論

朝政一新。慶應末。公叙正三位。任權中納言。既而為
 辦事。又為參與。明治二年三月。車駕幸東京。公扈
 蹕。五月。為上局副議長。既而為待詔院下司長官。遷
 集議院次官。三年二月。辭職。三月。為留守次官。兼京
 都府權知事。四月。免兼官。十二月。任宮內少輔。留守
 次官如故。四年九月。免前官。任宮內大丞。六年五月
 罷。八年八月。致仕。十一月。直麿香間。既而罹疾。以十
 二年六月一日薨。距生文化十五年三月十七日。享
 年六十二。特使賜金若干圓。弔之。是月。葬于谷中天
 王寺。公晚罷官。號戴笠。文雅自娛。嘗訪重章廬。畫桐

又曰風致
可掬

江釣魚圖。以賜焉。其風流蕭散。可想也。子男二人。曰
 實允。嗣。曰公愛。學於重章。弱冠病歿。頃者。實允遣使
 乞銘墓。重章既辱公知。其可以辭。乃叙其梗概。以書
 碑陰。若夫世系履歷之詳。則錄在史官。銘曰。而對大
 再四。辭職謙々。其人上。疏論事侃々。其臣識何其卓
 首乞。一新志。成身退。混迹隱淪。於十平丙申。煉辭
 阪谷朗廬曰。至銘出色。鏗鏘有響。
 孫君異曰。文法甚密。叙交誼處。亦自真摯。

片桐義卿墓誌銘

義卿諱直方。稱省介。源姓。片桐氏。號石厓。越後蒲原郡二俣村人。世為里正。按譜信濃守源為公第三子。藏人大夫源為基。實始以片桐為氏。義卿其遠裔也。祖諱方充。稱萬之助。好施予。天保七年丙申。穀價騰貴。乃散金穀以賑窮民。事聞幕府。賜金若干賞之。父諱延治。稱七藏。余嘗寓其家。溫厚善人也。配西澤氏。生三子。長即義卿。義卿慷慨有才畧。雖在草莽。夙抱勤王之志。廣交天下之士。最善大橋仲載。賴士。剛足立士。信及余數人。戊辰。皇運隆興。義卿躍然曰。此

朗廬曰先叙其為人括全篇有法江曰愚

又曰我輩一句足以見其為人不可不圖

朗廬曰開關以來新事新榮不覺為元龍

我輩吐氣之秋也。馳上京師。謁在朝諸公。擢徵士。以其久在江戶。諳東事也。任江戶府權判事。再辭之。不允。命趣東行。乃與正親町鳥丸鷲尾諸公到江戶。翌日謁大總督。有栖川親王。及大監察三條公。有所獻。曆六月朔。置鎮臺。夙夜理事。是歲冬十月。改江戶為東京。車駕東幸。百官奉迎。義卿以東京府權判事。策肥馬而先驅。人以為榮。既而謗議喧騰。義卿自知其說不行。辭職。遂免官。特賜金六百圓帛五匹。以賞其功勞。義卿既免官。自奉猶如居職時。人或指之。未幾。罹吏議。下獄。其弟篤在越聞之。大驚。時十二月。初

殿事文少下

卷

四

蒲生氏

後。江曰伏。入曰瑕。瑜。不相掩。可。以見非。諛。朗廬曰。東。風。致。先生。之。前。驅。迎。駕。又。映。妙。春。山。曰。蚩。巽。島。氏。服。義。卿。如。此。則。義。卿。無。不。良。之。心。瞭。々。明。矣。朗廬曰。其。情。可。想。

寒大雪。單身跋涉山川。困頓憔悴。而至乃詣刑法官。哀訴以身代。兄不許。己巳冬十一月終。坐濫用官物。及服御。涉僭流于伊豆三宅島。交游皆贈貨物。及詩賦。以送之。義卿既至。配所廬舍。不蔽風雨。毒霧瘴氣。交侵肌骨。人實所不能耐。而義卿安之。適一夕風潮。怒號異常。厥明有良材為風潮所漂揚。屹橫海濱。島民視而欣躍。曰異哉。海神殆為我片桐君耶。乃取以脩理廬舍。島民既服義卿。爭以島中產物贈之。義卿以鯉脯香草類。屢贈東京交游。義卿謫居既久。又善病。母憂之篤。憂愁不自勝。一夕刺血書疏。將欲自殺。

前。江曰。應。朗廬曰。由也。之。比。

以贖兄罪。其友栗本土遷視而止之。謀之大橋仲載。乃上其書于彈正臺。士遷亦拉山田某。赴越後為哀訴。新潟縣廳。官由此宥流。禁錮其鄉。實辛未夏五月也。壬申冬官又允篤。請釋禁錮。且賞篤孝悌。賜金若干。明年癸酉春二月十九日。以疾歿。享年三十七。葬于二俣村之原。義卿風骨珊珊。眼有光。事父母孝。方其在職。迎母于邸第。奉養備至。時追憶亡父。悲泣沾衣。處事果敢。久而不屈。先是文久三年癸亥五月。霖潦過度。刈谷田川暴漲。決堤。義卿率村民八十人。防禦之。上流之民拒而大鬪。遂擊殺十五人。義卿憤然。

後。事。文。少。下。卷。一。日。一。月。蒲。生。氏。林。

俊然在目殆不堪卒讀也。

又曰。義卿與余同庚。交尤善。其為人激昂有氣節。方王政維新之時。能就顯職。將以其所學大施之。事業而謗議喧騰。遂罹奇禍。齋志以歿。洵可痛惜也。余也迂疎頑健。碌々守家學。無一所得。而二毛漸上鬢。則及讀此篇。不覺汗額。

小山春山曰。義卿慷慨之士。為稍露圭角。被冤殞命。子闇善知其為人。故能盡其平生。且詳叙其弟孝友救兄之事。使讀者涕淚橫流。義卿得此文。足以洗宿冤。而傳其志於千古。則遺族之喜可知也。

竹內樸齋曰。義卿之奇才忠憤。而用于闇之忼慨。妙筆銘之。猶如韓昌黎之銘柳柳州。宜乎其為天下偉觀也。義卿可以瞑目矣。

叙義卿之才能而不匿其短。此

古人直諒之誼。亦愿落有破。

近歐陽風神。私承庶昌拜識。

竹内子實碑銘

春山曰發
議堂々

天◎地◎之◎正◎氣◎雖◎至◎大◎至◎剛◎有◎時◎乎◎屈◎而◎不◎伸◎易◎曰◎君
子◎道◎消◎小◎人◎道◎長◎其◎亦◎氣◎數◎之◎所◎不◎得◎不◎然◎乎◎吾◎於
竹◎内◎子◎實◎深◎有◎感◎焉◎初◎水◎户◎源◎烈◎公◎之◎唱◎尊◎攘◎也◎幕
府◎諸◎有◎司◎大◎忌◎之◎誣◎以◎謀◎不◎軌◎幽◎諸◎駒◎籠◎別◎邸◎及◎嘉
永◎癸◎丑◎米◎使◎來◎要◎請◎通◎信◎遽◎起◎烈◎公◎參◎機◎務◎安◎政◎戊
午◎井◎伊◎直◎弼◎為◎大◎老◎與◎烈◎公◎議◎不◎協◎再◎搆◎陷◎之◎使◎奉
還◎其◎所◎賜◎詔◎書◎烈◎公◎屏◎居◎水◎户◎使◎老◎臣◎尾◎崎◎某◎齎◎詔
書◎赴◎江◎户◎諸◎有◎志◎欲◎遏◎之◎要◎擊◎長◎岡◎既◎解◎某◎入◎江◎户
既◎而◎烈◎公◎薨◎子◎實◎不◎堪◎憂◎憤◎糾◎合◎同◎志◎三◎十◎餘◎人◎詣

又曰稟々
有生氣

薩◎藩◎邸◎乞◎為◎攘◎夷◎先◎鋒◎薩◎侯◎為◎陳◎之◎幕◎府◎幕◎府◎命◎囚
之◎駒◎籠◎別◎墅◎殆◎三◎年◎被◎釋◎歸◎鄉◎里◎當◎此◎之◎時◎藩◎士◎民
正◎姦◎分◎黨◎互◎相◎排◎軋◎子◎實◎慨◎然◎曰◎今◎而◎不◎繼◎烈◎公◎之
遺◎志◎吾◎輩◎何◎面◎目◎立◎天◎下◎乎◎乃◎散◎家◎財◎養◎志◎士◎舍◎之
小◎川◎鄉◎校◎子◎實◎為◎之◎主◎與◎田◎丸◎直◎允◎藤◎田◎信◎等◎謀◎糾
合◎義◎旅◎據◎筑◎波◎山◎遠◎近◎志◎士◎聞◎之◎響◎應◎實◎元◎治◎元◎年
甲◎子◎四◎月◎也◎於◎是◎姦◎黨◎益◎忌◎嫉◎之◎百◎方◎譏◎於◎幕◎府◎幕
府◎乃◎命◎諸◎藩◎討◎伐◎之◎姦◎黨◎踴◎躍◎伍◎諸◎藩◎兵◎來◎擊◎館◎於
常◎州◎下◎妻◎子◎實◎等◎乃◎乘◎夜◎襲◎擊◎大◎敗◎之◎斬◎獲◎無◎算◎姦
黨◎狼◎狽◎棄◎甲◎曳◎兵◎走◎藩◎主◎順◎公◎在◎江◎户◎邸◎大◎憂◎之◎命

發事文少下

四十七 蒲生氏

支藩松平賴德鎮撫之。武田正生隨焉。正黨扈從將入水戶。姦黨大驚。戒嚴伏兵於途。逆擊之。砲戰移時。乃退屯於那珂湊。姦黨與諸藩兵來攻。防戰累月。賴德陳順公命諭之。和解弗聽。後姦黨欺迎賴德。以幕府命使自盡。尋降者二千餘人。是歲十月。武田田丸藤田竹內諸子帥見兵一千餘。將誣之京師。乃破圍而走。僅抵越前。道梗不通。窮蹙。終降。加賀軍門。加藩具狀報幕府。幕府命幽之。越前敦賀。明年二。月。子實等三百餘人。皆被斬。寔于同國松原。子實死時年三十有五。後至明治維新之初。所謂姦黨者。皆伏誅。子

又曰
實

又曰
結前
議有力

實等。後藩命皆收錄之。開十車駕北巡。賜祭。金合祀於東京靖國神社。於是嚮之。屈於一時者。終伸乎千古。而暫伸者。湮滅無跡。嗚呼。正氣之至大。至剛。天道之好還。如此子實。其可以瞑矣。子實諱延秀。稱百太郎。號樗堂。又號春雨。源姓。竹內氏。子實其字。初奔走國事時。變姓名。稱竹中萬次郎。常陸國新治郡安食村人。其先出自竹內。刑部少輔治基。父諱延猷。藩主哀公擢為鄉士。賜祿百二十五石。母加藤氏。子實幼穎敏。氣宇恢宏。材無文武。論主尊攘。子實嘗有句云。講武修文。存志氣。寶刀三尺。豈為長。其意氣慷慨。

卷之三
傳記

傳記

傳記

如此娶林氏生四男四女長曰延孝稱士郎戰死于
 那珂湊館山次曰延輝稱三次郎次曰基延稱祐
 丸嗣次曰延遊稱三之丞為磐城國久之濱大須賀
 氏所養四女皆嫁初姦黨之盛也子實家財田宅盡
 被籍沒一家數口無所依妹婿佐藤篤成慨然捐財
 維持其家產以助之云頃者基延欲勒其事於石以
 傳諸不朽具狀來謁文於重章重章乃表其大節為
 之銘曰昔中書左丞相無私公五原公至大至剛入
 正姦淑慝涇渭分流維清維濁畫如鴻溝蓋棺論定
 天恩渥優賜金及祀令聞千秋爰勒豐碑於鄉之陬

忠魂毅魄庶其來畱

宜島田篁村曰黨錮之釁開於水戶而勤王之功亦
 昉於水戶則子實等世道消長之所關非尋常碑
 版類高文叙事詳密當日大勢具見於此極是匠
 心經營之作
 小山春山曰尊文結構雄偉無可議然第頗熟此
 事實今錄所見於欄外凡以此意再按則庶幾事
 與文俱不朽第於子實為同盟因大筆傳焉竊喜
 為子實闡幽故不辭鹵莽盡鄙衷耳兄幸諒焉

永島安龍翁墓銘

朗廬曰偉人二字此篇眼目

安政甲寅之夏。余漫遊始訪永島安龍翁於富士山下新倉村。翁散髮飄蕭。風骨珊珊。議論卓然。出人意料。余以為偉人。翁亦不以余少。忘年相交。詩酒相對。歡如也。後余下帷於東京。不見翁者殆二十年矣。近者著偉人傳。欲為翁立一傳。而未果也。一日翁之令孫其行具狀來告曰。吾祖父歿矣。而墓碑未建。先生知吾祖父。而吾祖父亦善知先生。銘之莫如先生之宜也。敢請余乃按其狀。翁諱丕顯。字宗且。號吞山。安龍其通稱。世業醫。本姓長田氏。出繼永島氏。其先某

山養志 又曰醫術

又曰醫術 之外成此 功業所以 為偉人

仕武田氏有軍功。武田氏亡而隱于醫云。翁少遊江戶。學於太田錦城朝川善庵。又受醫術於二宮擁鼻。歸鄉開業。請治者恒填門。會近里吉田村永島元長歿。家道將墜。其族人請翁為嗣。妻以其女。家道復大興。新倉村本乏水。先是屢起工。穿山引其西方船津村湖水。而山深路遠。地勢凹凸。水至太少。不足以溉田。翁乃焦思苦慮。熟視其地勢。慨然曰。浚其渠。濶其幅。則水當大至。乃捐金三百圓。以為資本。命息子靜與村吏相議。起工。水果大至。桑麻薄地皆成。杭稻良田。蓋初工於文久三年癸亥正月。告竣於慶應二

後事文少下 遺名 五十一 清生氏

身高方錄下 卷之五 五十一 蒲生氏

年丙寅三月前後所費不貲而多翁父子所辦云翁
晚年讓家子靜徙居于谷村詩酒自娛不復事世務
文人墨客遊甲者必訪翁翁皆善待之明治二年己
巳夏五月三日以疾終距生享和元年辛酉歲某月
某日享年六十有九謚曰信曉葬於大正寺之先塋
嗚呼余少年既辱翁之知其墓銘之請誼不可辭也
因畧叙其行事大者其詳則備載之偉人傳銘曰
巍然哉然富嶽聳天其下有人風骨如仙捐財導水
水渠消々昔維桑圃今為稻田民其富矣瀚勃炊煙
民不以忘其功可鐫豐碑高映富嶽之巔

又曰

又曰以偉人傳終

又曰假富山著色

明治十三年歲次庚辰夏六月蒲生重章撰
藩阪谷朗廬曰理水有功於民不獨其仁術可傳之
知亦可傳之文傳之則樂不厭讀豈獨至哉問
德島田篁村曰題本平澹極難措手今以富嶽偉人
傳為線索前後照應為一篇結構命意工妙銘詞
本尤不可及韓士韓毅曰余不善辭雙口窠却昔
二小山春山曰翁獲此文乃不朽宜與偉人傳並看
愈知其妙不特合於世道且其文字亦甚佳

後事文抄下 卷之五 五十一 蒲生氏

拙軒曰人
品絕高

高木士幹墓誌銘

昔者嚴君平賣卜于成都市中。韓伯休賣藥于長安市中。並慷慨不苟。合終身不仕。吾友高木士幹。其亦二子之亞歟。嘉永末。備前藩管轄安房北條沿海。置本營焉。聘士幹。士幹辭曰。余不喜佩雙刀。穿仕者服。因以處士療營中病者。隊長岸某寵遇特厚。後遠藤對州領其地。又聘士幹。士幹辭之。又如初。而對州闔族皆信之。非士幹之調藥不服。寵遇優渥。遂至諮問蕃政。文久間。錄其三男恭齋。以為醫員。庚申歲。余遊房州。訪士幹。士幹懸榻而待。一日酒間談及醫事。士

中洲曰達
見確論

成齋曰今
日漢方存
廢論即是
也
羽峯曰輕
桃洋醫之
砒鍼

幹主洋。余主漢。議竟不合。士幹笑曰。醫方奚擇。漢洋只當以治病為主耳。余以洋方療之。不治者。君請試以漢方治之。乃以難治症五六人付余。余療之。幸見效者二三人。士幹欣然。撫掌曰。果然。漢方豈可廢乎。世之洋醫。不耻己之學淺術拙。而挾妬心。妄譏漢方。醫曰。徒以草根木皮治疾。不足取也。豈不亦冤乎。遂使其子靜齋學漢方。於余。其虚心宏量。率此類也。當斯之時。米艦出沒于浦。賀洋志士憤激。而幕吏因循偷安。不奉朝旨。士幹惡幕吏之姦。知天下將亂。與其隣里。鱸松塘詩酒徵逐。放浪自遣。因號幽憤子。及

發事文少

墓誌

五十一

蒲生氏

聞櫻田事躍然曰賴有此耳士幹諱貞士幹其字號
 抑齋藤原姓高木氏房安高井村人父曰濟安善醫
 有文學好天下之士松本寒綠嘗寓其家甚親善母
 高梨氏士幹為人溫厚仁恕受訓家庭善繼箕裘鄉
 里稱為長者居恆不俯餘財有所欲用則借諸鄉富
 豪富豪喜貸之療貧者病不責藥價而貧者以力役
 或物報之云明治某年罹疾以某月日沒享年六十
 有四釋號某院葬于先人墓次臨其疾病戒靜齋曰
 汝雖用西洋藥慎勿西洋其心配某氏生四男一女
 長即靜齋次某次恭齋先歿次某銘曰

中洲曰遺
 戒一言足
 以了其一
 生

有龜著治亂前知囊有丹藥病疴必治高士嚴韓
 比擬其宜
 重野成齋曰斯人斯文可並傳
 三島中洲曰醫以治病為主猶學以治國為主可
 謂達見確論惜哉不使士幹醫當時國病也不肖
 南摩羽峯曰浩懷卓識世不多見其匹安得起之
 九泉而締蘭交
 村山拙軒曰使世洋醫者流皆若士幹則無同黨
 異伐之論而生民之幸何如也

吾道石原君墓誌銘

北總埴生郡北邊田村有隱醫焉。曰吾道石原君。其子三五從余遊。一日持父行狀來。泣而請曰。願先生銘吾父。余曰。子之父未死。是何謂也。曰。吾父嘗為庸醫。所嫉醜。幸不至死。爾後身體衰弱。善病。自知在世之不長。故欲生前觀先生。銘墓而死。成其志。亦不肖之所不能已。余不得辭。按狀。君名贊。字採山。通稱吾道。號賣藥狂生。祖曰彦修。父曰安彦。從多紀。蒞庭學。君亦學。蒞庭子雲從。並醫名籍甚。與病自駿。遠諸州。至。每日乞藥者。麇集其門。至一朝百五十餘人之多。

君異曰。鐵空出奇。兩而不朽。

春山曰。世之忌才。妬能者。不鮮。若醫者。嫉我技之不及。而醜之者。鬼乎。域乎。噫。亦甚矣。

君異曰。可見婆心。

云。慶應丙寅四月。土浦藩執政大久保要。罹篤疾。衆醫束手。藩侯招君療之。奏奇效。衆醫嫉之。托餞別進。醜酒。君吐血數升。卒倒途上。從者多方開其口。灌藥。終蘇。明治丙子一月內務省。下以西洋七科試驗醫。生之令。君上書千葉縣令柴原氏。乞建醫學講習所。縣令納之。乃建講習所。然君不服其學。課再上書。論之。議論頗激烈。有人告其觸忌諱。或罹罪科。君談笑自若。後竟不省。君知吾道不行。不復言。唯務救病者。每診察。先貧者。後富者。餘暇以文詩為樂。所著有傷寒通釋。濟生筆記。刀圭餘事。急病心得。薪憂小稿等。

又曰不愧
慷慨

若干卷。君為人剛毅，不拘小節。慷慨憂國，先是文久
甲子，水戶藩士舉兵于筑波山，君決死，別妻走，投其
軍，以與其將武田耕雲齋議不合，脫歸。後耕雲果敗，
君既脫歸，復從事醫藥，傍教授生徒。當是時，以國事
被幕府嫌疑者，往往潛匿其塾。古人云：英雄隱醫卜。
君豈其人邪？君享年四十八，娶淺野氏生一女二男。
女適山田氏，長男即三五，亦善文詩。次男巖為野口
氏所養。銘曰：君生平，其口嘗藥
天之未喪死而復蘇，道之不行，默而如愚。邊田之原
佳城鬱乎埋骨，不死有子，有書。大人要新，觀其

小山春山曰：壽藏之碑及生祠生祭，皆自我作古
者。子之父生前乞墓誌，於理無不可，但非有不可
已事故，則不可漫然作焉。如此篇，其人與事共奇，
宜聽其請者。父得此文，則當欣躍而終天命矣。
徐少芝曰：生前求作墓志銘，其達觀不可及。為生
前之人作墓志銘，其古誼亦不可及。
孫君異曰：事奇文奇，得未曾有。銘詞沈鬱頓挫，可
泣可歌。文亦疎宕有致，稱述處能不溢美，故佳。

棠齋松澤君墓誌銘

棠齋松澤君既亡之十三年。其門人弟子欲刻誌銘。樹墓上以報其教育之恩。來乞文于蒲生重章。乃按其狀。君諱某。稱五郎兵衛。號棠齋。藤原姓。松澤氏。下總國東葛飾郡鬼越村人。家世業農桑。父頤德君。從朝川同齋學。既歸。聚生徒教授。君受訓家庭。日夜講習。既而請父亦學於同齋。然未嘗廢農桑。每朝蚤起。執業。月五六回至江戶訪同齋。受經質疑而歸。又善筆札。及父老。襲家第。子恒數十百人。貧者貸書而讀之。幕府時。嘗為名主職。許稱姓佩刀。至明治維新縣

廳舉以為組合勸農職。又歷任取締役戶長。為代議人。其執掌於民事學務。孳々不吝餘力。嘗寄金若干於小學校。又獻師範學校建築費。並有褒賞。十一年五月九日。以疾歿。享齡五十有三。葬其鄉神明寺之先塋。君為人溫厚廉潔。性至孝。幼而喪母。善事父。方其疾病。禱身代死。居喪哀毀過禮。娶藤代氏。生二男四女。君之歿也。門人弟子及近隣庶民哭之如父母。送葬者數里不絕。云嗚乎。如君非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邪。乃為之銘曰。且讀且耕躬行秉鐸。弟子如雲。勸農勸學。吁。鄉先生。

聖子之金... 衛道以百世侯。嗚乎哀哉。尚饗。靈當不非。嗚呼。小山春山曰。崇尚三博士。致感今世。言短而意極。雋永。村山拙軒曰。俯仰古今。感慨淋漓。三博之靈。應享其精誠。豐島洞齋曰。韓退之之祭田橫之墓。生於憂當時節義之喪。予聞之。弔三博士。起於歎。方今道德之廢。故慷慨鬱勃之氣。溢于紙上。韻語又整正。可謂精誠千古不磨。三軒士文學如淋。美實。甲古於契。便。三軒士墓文。卒。

祭內府三條公文

維明治廿四年二月某日。東京府士蒲生重章謹作。文以祭於內府三條公之靈。嗚乎。幕府未造。天地晦霾。內訌外侮。起乎一時。公唾手起。毅然當之。而時未至。鬼域忌譏。公避其害。西向奔馳。客次無聊。松戶竹扉。用公旅次和歌中語日居月諸。思京依々。天運循環。公歸京師。大政復古。乃執樞機。海內翕然。孰不順隨。王師東下。如虎如羆。賊徒北走。江門無災。公為鎮將。此焉布治。遂以江城定作。京畿巍々。宮城以壯。皇基將乎相乎。歎比呂伊。皇家休戚。社稷安危。係公一身。卅年於

祭文
蒲生重章

斯。嗚乎。章之不敏。夙辱公知。屢賜坐語。加以贄財。拙著之就。再辱題詞。于今展觀。墨痕淋漓。曩歸自越。謹獻土宜。公見一笑。許賜因詩。其賜未拜。公登夜臺。命乎奈何。淚下沾衣。既為國哭。又哭吾私。公靈在天。其亦諒茲。嗚乎哀哉。尚饗。

豐島洞齋曰。以韻語能寫國家元勳之功德。字悲句切。文得雅頌之古奧矣。敬服々々。又曰。前段僅々數語。善叙當時禍亂之狀。妙々。礫堂曰。皇家云々四句。悉梨堂相公一生。章對

卷內齊三翁公文

祭故大將軍參謀總長有栖川親王文

同下脫志字

維明治廿八年一月念九日。東京府士族蒲生重章再拜。誓首敬祭於故陸軍大將參謀總長有栖川親王之靈。嗚乎。戊辰之歲。六師東征。王為總督。入江戶城。章在市井。奉迎。錦旌。同胥謀。聊效衷情。何圖微志。一朝通亨。大總督府。忽徵賤名。賜大總督府鑑札不帶之者不得入。史筆維振。日直。天廷。既而此地。改稱東京。爾後軍事親王必聽。秘籌妙算。終至征清。沴氣忽犯。天隕。將星。悲風颯々。四海嘆驚。嗚乎親王。今安乎。行西海。萬里想。應跨鯨。啞叱。叱指麾。萬兵直陷北燕。促

成齋批圖

文事少下

城下盟。憶嘗章也。私修汗青。親王賜書。蛟龍縱橫。墨痕如濕。淋漓瓏璫。千載不滅。英氣露呈。公乎私乎。痛哭吞聲。作文代奠。以詒英靈。嗚乎哀哉。尚饗。

豐島洞齋曰。子闇蒙大總督府徵矣。今會其薨。焉得不作文祭之乎。哀情所發。憶昔愴今。字々泣血。此一篇可以代薤露之歌矣。

祭大將軍參謀參事丹前時川時王文

祭成島保民文

維明治十七年冬十二月某日。蒲生重章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於亡友成島保民之靈。嗚乎哀哉。前月某日。墨水之涓。久潤相見。樓上舉卮。君云病肺。禁酒就醫。貌瘦於鶴。躰不勝衣。風骨珊珊。猶能吐奇。如無所苦。未見神疲。別僅浹旬。訃音忽來。聞之愕然。老淚淋漓。君少於余。四歲乃萎。何天之酷。自古如斯。嗚乎保民。我服其才。柎橋新誌。可稱色絲。生平戲作。使人解頤。新紙健筆。朝野所知。喜笑怒罵。皆成妙辭。一顧增價。小向之梅。嗚乎保民。追懷往時。侍講將軍。又揮

春山曰保民小傳

發事少下

祭文

六

蒲生氏粹

軍麾文武既試。又總理財。滄桑有感。掛冠插蓬。行藏有命。君何嗟咨。所嗟蒼生。苦凍江饑。嗚乎保民。子言奚遺。嘗評我書。云百世垂耕雲。一傳縱橫。騁馳如讀古史。苦心可思。今又續編。已付剞劂。惜乎君逝。妙評倩誰。悲懷哀情。悒鬱難開。設奠作文。諗之夜臺。嗚呼哀哉。尚饗。

小山春山曰。文思婉約。措辭穩雅。悉柙北氏生涯。上前日所示櫻老祭文數等。文並至。可謂老巧矣。總生古道曰。簡潔而精采。情文並至。可謂老巧矣。

祭杜岡文

祭杜岡文平文

維明治二十年丁亥四月二十一日。蒲生重章薦一瓶之花一壺之酒。以祭於門生杜岡文平之靈。嗚呼文平。汝歸道山。思之如昨。忽已二年。花明柳暗。風日清妍。憶汝在世。余遊執鞭。余吟和韻。余書展箋。日侍左右。如兒承歡。余亦視汝。猶兒可憐。或叱或誘。或勵或安。或授講讀。或削詞篇。汝死既久。我思叵諼。或誤呼名。或夢見顏。又表汝墓。同學周旋。醵金買石。墓表既鑄。汝知不知。我淚漣漣。爰值忌日。感慨曷殫。壺酒清冽。瓶花嬋娟。作文薦之。以諗黃泉。嗚呼哀哉。尚饗。

駁高文金一 祭文 六十二 蒲生氏

花時節不復吟詩馬鬣三尺為汝修治汛掃甚潔汝安于斯嗚呼哀哉尚饗

孫君異曰愛憐痛惜測々動人此文之以情勝者島田篁村曰字々皆血句々是淚讀來覺悲風四

起

小山春山曰悲痛纏綿不忍卒讀子闇老境失愛女其情何如也

祭文 祭女所于文 陽曆二十三年庚寅四月十六日父重章具書

祭女所于文

祭小山遠士文

維明治二十四年一月某日蒲生重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小山君遠士之靈嗚呼遠士弃我焉之曾在翰林揮筆鳳池意氣投合日夕追隨公務私事必相詢咨對酒慷慨悲歌淋漓經國利民未嘗不思君唱我和唱和填篋骨肉不啻抵死不違嗚呼遠士與君探詩逍遙北郭買墓田歸事如昨日而君已非不可復見唯文世遺琅々炳々不委塵灰長留天地光恠陸離况復有子埋葬甚儀交友送君々其安茲人孰無死唯有速遲余亦他年與君立碑嗚呼

羽峯曰對酒云々四句寫出遠士心事太甚精妙 又曰並碑句應上墓田句收之

發序 六十三 蒲生氏

哀哉尚饗。

龜谷省軒曰。字酸。句咽。真情溢楮。吾亦與遠士交久。一讀不覺霑襟也。

南摩羽峯曰。語短意長。悼惜之情溢筆端。辛卯一月十七日拜讀。

村山拙軒曰。余與遠士親交二十年。其買墓田。余亦同遊。今也遂歸其土。哀哉。高文叙事精細。一讀悽然。

祭小山墓士文

竹夫人傳

竹夫人名个。

釋名竹曰个。

字猗猗。

詩衛風曰猗猗。

姓竹氏。

廣韻曰伯夷。

夷叔齊之後。

其先出自伯夷。叔齊。史曰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是也。夫人為人虚心貞節。風姿清脩。博

通衆技。人莫不稱揚之。如晉七賢。雖既絕意於世間。

而獨不能絕念於夫人。日低徊于其側。王子猷尤慕

夫人。常推尊之。不敢斥其名。稱曰此君。凡人之愛夫

人如斯者。非以其色也。故愛夫人者。皆天下有名君

子也。而世上好色之惡少年。不得與焉。夫人少時淡

粧鉛華。

粉竹。

戴玳瑁簪。

皮筍。

及稍長。嫌其奢也。退之。平居

春山曰子
閻亦精醫
事此段非
子閻不能
言

不飲酒。年年唯以五月十三日置酒。取微醉。蓋祝龍

兒生辰也。齊民要術曰五月十三日龍生日其持身之嚴。蓋

如此。常御翠袖。間又御斑衣。斑竹紫衣或曰黃衣黑

衣。白衣紅衣。亦有時御。物理小識注有黃黑白紅諸竹平素無他嗜

好。善記書籍。而無遺漏。說文曰著之竹帛謂之書又精於醫事。故

張仲景雖聖於醫。然遇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

吐。竹葉石膏湯症及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等症。竹皮大則

必倩夫人療之。無有不愈者。又解音律。故治音律者

欠夫人。則不能調。竹七音之一史記律書云古律用竹又巧於女功。嘗

為劉季作冠。季為亭長。時冠之。及貴常冠之。竹皮所造

謂劉氏冠是也。見史記夫人入宮侍紉。涼宴寵傾後宮。

而無一人妬之者。諺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而今夫

人風姿絕世。而曾無一人妬之者。非以其虛心貞節

足以服人也耶。求仁而得仁。不念舊惡。不愧為伯夷

叔齊之後矣。夫人既以虛心貞節見信。不以色見愛。

而黃山谷獨曾挑之。夫人不肯。山谷因掀髯大怒。罵

曰。咄。汝不知夫人之職。故我自今而呼汝曰青奴。汝

勿恨焉。夫人默而不荅。竟無愠色。於是山谷亦感其

虛心貞節也。終善遇之。乃作詩有。我無紅袖堪娛夜。

偏愛青奴一味涼。之句。山谷仍曰。青奴而不復曰夫

春山曰奇
飯一讀

卷之六
六十五

人則其忿恚未悉解也可知矣初夫人嫁淇澳一君子故詩人稱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君子死而夫人哭之甚哀悲泣數日終不能諠淚痕淋漓衣袂悉濕斑斑成文竹斑夫人有子曰龍孫乃淇澳君子遺腹子也雖少年已嶄然見頭角頗有先人之風眾皆謂竹氏有子矣夫人喜之抱節以俟其長楊缺崖作抱節君傳善諷子曰程伊川嘗論孤孀不可再嫁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再嫁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如夫人可謂善守節世之為婦女子者可以鑒矣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今稱之君臣夫婦其道

湖山曰專
說與題稱

亦也夫人可謂無忝先德矣不其而節也乎人之不
山重野成齋曰有寓意不流纖巧游戲文之上乘
笑小山春山曰正人君子雖游戲用筆不苟引證贍
博寓意貞烈
大田蘭隩曰先生咏夫人詩云明妃莫恨嫁夷狄
恩寵從來難保長懷抱受恩三夏熱弃捐失望早
秋涼直節元甘黜閑院虛心那厭卧空床君王別
下有嬋妍在寧顧青奴守玉房

賣花翁傳

蒲子寓于麴坊。日與麴生親。一日獨飲。有賣花翁年可八十。鬚眉如霜。奇花滿擔。闖余門求賣。蒲子買之。挿瓶。芬芳滿堂。翁曰。君宜長愛花。余曰。余既長愛花。然而奈花之不長。何。翁曰。君何患花之不長哉。夫梅花魁春而開。而櫻而桃。而李。而海棠。牡丹芍藥。陸續而開。夏則燕子。齒菖石榴。瞿麥。皆可愛也。秋則蕙蘭芙蓉。桔梗。敗醬。丹桂。黃鞠。亦孰不可愛哉。若夫盧橘山茶。蠟梅。水仙之香。於冬亦皆可愛者矣。君復何患花之不長哉。余則不患花之不長。而唯患乎人之不

鹿門曰不用意中有照應此為巧手

長也。余賣花於富貴之家。有年於茲。其能買花者。或二年。三年。至五年。十年。則無有也。非罹奇禍。則病死矣。非有故而徙。則產落家。既歸他人也。而四時之花。依然。然則非花之不長也。人之不能長愛花也。君宜壽其命。而保其家。寡其慾。而遠其禍。以長愛我花。余聞其言。爽然自失。又思之。亦甚有理焉。因呼麴生屬翁。巨觥。翁欣然盡醉。而行。翁家蓋在乎城西四谷。日賣花以換酒。不事生產。其姓某。名長助云。善諷。子曰。翁蓋隱于花于酒者也。目無一丁。然亦甚愛讀書。人有奇花。新聞。則必先來我家售之。余因立

之傳。書人音非。傳開。恨必。決來。非。家。書。之。余。因。立。善。岡。鹿。門。曰。使。古。人。無。郭。索。駝。傳。則。此。文。獨。步。

賣花翁。以。歸。今。人。若。得。聲。高。落。賣。花。詞。

買花未。門。幾。回。故。不。出。擔。上。花。長。在。便。

是。氏。意。

癸酉八月。初四日。屏。知。今。藤。宏。偽。行。

二。年。三。平。至。五。平。十。平。限。無。育。少。非。學。書。而。四。初。文。游。是。少。余。賣。其。富。貴。之。家。育。平。終。其。道。買。其。昔。道。

成齋批

重。楚。墨。池。銘。并。序。癸。申。二。月。一。日。韓。贖。

昔者王羲之臨池學書。一池悉黑矣。世名曰羲之墨

池。今。余。之。墨。池。非。池。也。硯。也。而。非。學。書。也。學。文。也。學

之。殆。乎。卅。年。硯。心。凹。而。池。益。深。因。為。之。銘。曰。不。識。好

維。此。拳。石。亦。可。稱。池。黑。浪。汗。泮。鯨。躍。龍。飛。或。傳。偉。人

悲。壯。淋。漓。或。寫。佳。人。風。姿。依。或。陳。萬。言。慷。慨。論。時

或。作。蠅。頭。細。註。楚。辭。豈。啻。池。黑。石。凹。筆。糜。辛。勤。卅。年

仃。讓。羲。之。

村山拙軒曰子闇迹業備乎寸楮間矣而句々雅

健一唱三嘆

梅花石硯銘并序

梅花石出于赤馬關石質堅緻其色蒼黑其紋雪白
 分明為梅花形奇甚作研縮五寸強衡三寸弱而上
 少殺及門山田生所贈。昔出黑石四華象辛禮廿年
 梅花入石葩瓣如刺一々分明亂點雪白四時不萎
 萬古玉色嬋妍悅眼巨靈所劈一片作硯誰贈詞客
 維山田生其人烟幅時々贈珍以賁文席文席爛漫
 以不蕭寂孤山羅浮那煩蠟屐文乎詩乎力學梅格
 清奇絕塵此硯所翊書一出悉黑矣世各曰羨之墨
 重整成齋曰銘詞勁拔 丙申二月一日拜觀。

又銅鳳水滴銘并序

水滴大如鸞卵作鳳形底有孔如彈丸大可以內水
 鳳味吐水蓋係于唐山良工作孔旁刻二字漫漶難
 讀門生岩崎竹嵩所贈銘曰。讀之具山下。...
 鳳味吐水。蔚煤呵凍。維詩維文。慨然善諷。靈鳳所佐。
 怪奇驚衆。嗚呼噫嘻。鳳兮鳳兮。岐山鳳乎。朝陽鳳乎。
 小山春山曰。慨然善諷。毋乃朝陽鳳鳴乎。
 豐島洞齋曰。銘辭甚佳。銅鳳不鳴。使主善鳴。

枕銘

或遊于華胥或謁於周公或為胡蝶栩栩于花叢或見道士翩躚乎夜風快哉此數事都緣汝之功若夫三刀加一腹肚生青松及黃梁妄想不閑我胃汝勿誘我我高卧于北窓

豐島洞齋曰妙想奇致字々可玩欲使斯枕護已之高眠其眼中無物非修德之具也可敬々々龜谷省軒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愛彼二字影流轉太田蘭隲曰先生詩云天寵聚亭錫尊爵醉鄉侯又睡鄉侯亦是斯枕周旋之功

滉濇閣銘并序

華族丹羽君性樂水請余名其閣閣今在品港名之曰滉濇閣乃為之銘曰滉濇其源可知積也不厚觀水有術請君思之波瀾滉濇其源可知積也不厚大舟不移杯水浮芥微風能馳置杯則膠屹如雁屨水淺舟大勢如馬饑牽之不動萬夫力衰積水滉濇大舟奮飛君子志道亦觀于斯滉濇之閣六經是師涵養不淺十年下帷學海既深至道可窺小山春山曰僅々短篇波瀾滉濇筆捲風雲即有源之水

陳衡山曰尺幅間有江流沛然之勢
錢琴齋曰一勺之多忽焉萬頃子闇文筆似之

桃竹杖銘 房陽鱸彥之所贈

一枝桃竹玲瓏紫玉房陽高士截之鋸山麓貽北海
蒲以扶蹠跚足豺狼若當塗乃可以擊逐蛟龍若逼
人乃可以叩伏

小山春山曰峭拔可與老杜桃竹杖歌并傳

鱸松塘曰此銘在余家所作時方幕府未造故有

豺狼當塗之語是信古今同慨丙申春力疾拜

評 吳養闈題并卷後之功

字貽上脫以

然主劍匣銘 貽上題其主人周幾

余有亡劍長若干繩緜鬆室劍首鏤治工名曰來國
俊鋒銛銛利余愛之甚常置座右出則必佩之某年
廢劍之令下乃作匣藏之銘曰去邪惡此劍以
可以擊刺劍光如流向誰試之倭腰姦頭呀今已矣
如賢士休潛伏在匣蛇女蒼蚪雖則廢乎靈光浮
結成紫氣夜衝斗牛

王曰夫子
自道

王紫詮曰光恠陸離不可逼視文亦有劍氣七分
佐田白茅曰有如此作國家精神猶振吾以為明
治寶劍矣

向陽廬銘

攝西久保雅友遊學東京久矣頃卜居於城之西北
 小日向里。匾曰向陽之廬。請余銘之。余曰善哉子之
 名其廬也。其愛君忠厚之誠。於是乎見矣。乃為之銘
 曰。葵花傾乎晴曦。梅花發自南枝。草木之微。猶如斯
 而况人之良知道理之心。顛沛不衰。忠義之志。生死
 不移。是以伯夷食首陽之薇。蘇武牧漠北之羶。凡居
 此廬者。宜三思大書以揭其楣。出限必用之。其平
 余小山春山曰。前後對相。昭應無限精彩。無限風神。
 總生古道曰。讀此銘。想見其主人風裁。

言能
三曰夫子

贊下銀兔贊并序

銀兔者。東京須田君樂山十世之祖。須田若州所造
 也。若州諱親滿。為信濃國高井郡須田莊城主。封若
 狹守。系出自純親王孫鎮守府將軍源滿仲。滿仲曾
 孫為實始。食須田莊。至若州。惠武田氏侵凌。將赴越
 後。依上杉氏。乃以銀兔并銅印。付季子長次。曰汝必
 恢復家運。時天文廿二年也。明治廿三年庚寅一月
 樂山携銀兔銅印來。請余題之。其形稍小於真兔。精
 金嵌其眼。炯々有光。翟々欲躍。銅印縮衡各一寸二
 分。鈕壽老人高倍之。刻曰信濃源氏章。款曰福島城

合下音
春山結部
濟山未見

衡山未見
春山評暗
合可奇

主親滿福鳥即須田舊名云觀畢乃題贊曰
白銀其體黃金其睛中山產乎月宮之生昔者若州
造之表誠遺之子孫以揚家聲信濃源氏世系甚明
武功已高福鳥之城戰將跡熄四海底平難以武顯
欲以文名飄乎魏乎汝何其靈欽口長鬚生來識丁
宜矣若州於汝心傾白銀黃金以摹汝形
小山春山曰叙事簡明贊詞古勁自昌黎來
陳衡山曰叙事簡括贊辭古雅與題相稱
孫君異曰銘贊之詞最不易作似此淵然金石之
聲可謂絕無僅有

神農氏像贊

猗嗟仙乎木葉之衣猗嗟神乎牛首之姿嘗辛嘗苦
考其所主邈矣神農維吾道祖
蘭隩曰先生每朝拜神農孔子之像不忘其本也
孔子在日何假畫圖一部論語看諸三餘夫子容貌
起居動止分明鄉黨之十八如
小山春山曰十八如三字簡括得妙

祖徠物翁肖像贊并序

物翁以經術文章鳴于一世矣其始未甚顯時聽其

講經者甚少。下谷有一僧。每月說法。聽之者常數十百人。一日家婢謂翁曰。吾家講筵常寂寥。不若某僧法筵。何也。翁笑曰。汝不見夫蒼蠅赤蟻乎。逐羶尋臭。而來聚。不知其幾千萬焉。吾道正。大清潔。若夫蒼蠅赤蟻。不得狎近也。其自負。蓋如此。贊曰。脩面豐頤。巨眼秀眉。額峻成三。豈通三才邪。嗚呼。物翁奕々。英風想見。其咬炒豆。而罵殺英雄也。若夫蒼蠅赤蟻。何曾入眼中。村山拙軒曰。即画論其骨相。亦大史公之遺。

食鰻鱺說

鮑叟作食鰻鱺說曰。鷄鶩羊豕之畜。賴人之養。而後生者也。故人得之。以為養。彼無憾也。鰻鱺不待人。以為養。而我自為取之。以為養。彼不害人。而人害之。人實不仁。夫鰻鱺鰻鱺之類也。蒲子與鳥田敬甫。小山遠士。好食之。三人皆惡不仁者也。而胡為然哉。以其能滋養身體。明目。欲百歲。讀注書也。往年余友患雀目。用車前子末。糝炙鰻鱺食之。瘥。其功如此。且夫鮑叟之說。陋矣。孔子為釣弋。則取不待人。以為養者。食之。豈以為不仁哉。故食鰻鱺。不異於食鱸鰕鮒鯉。食

羸與食蚌蜺蚘蛤何擇焉。而野人捕之以為生。割烹
店買之。以為生。我投財以為養。則有利於彼。而有益
於我。復何不仁之有。俗謂炙鰻鱺曰蒲燒。則固吾家
之炙也。蒲子好食之。不亦宜乎。

重野成齋曰。余亦與蒲君同嗜。甚笑鈍叟之拘々
也。

小山春山曰。辯得痛快。足破俗陋之說。以冷語結
吾兄慣手。

島田篁村曰。人之於動植物。均為天地間生物。而
有貴賤靈蠢之別。資物以為養。自然之理也。若一

白概禁殺。則不獨禽獸魚介。併五穀。而亦不可食也。

白高文辯得警切痛快。似必對曰。非覺。三日曰。杏矣。

白心擊鷹雛說。示從遊諸子。三日曰。其不願而愛之。

曷嘗觀於鷹雛乎。鷹雛之在巢也。其志。但在飛揚乎。

青雲之上。終日張翼習。而不已。遂至能飛揚乎。青雲

之上。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禮記月令云。鷹乃學習。是

也。今諸子從余學文章。奮少壯英邁之氣。用三冬講

讀之力。而其所作。足觀者。綦鮮。何也。是無他焉。學習

未至也。苟能若鷹雛之學習。而不已。則焉知他日學

問文章。斐然成達。遂致身於青雲之上。不使予瞳若

駸駸文抄下 說 卷之五 蒲生氏

乎其後也丙申十二月五日諸子作忘年會以觴余乃作鷹雛說以酬且勗之

重野成齋曰好譬喻也柴栗山有鷲喻亦此意

雪花餘興引章書心非共對之原田三少

天地之間萬物紛然可愛者何限而無潔於雪無艷

筆春山曰才

於花今此編以雪花名之則其所集文詩清潔艷麗

可知也已昔者一貴人請集序於山中高士陳白沙

白沙顰蹙曰我讀此集則覺三日口臭不題而還之

嗚呼若使白沙讀此編則必復曰我覺三日口臭矣

白賁道人識不爾會煨魚介和五線而亦不取食也

小山窰梅喻

花。虛。養。梅。於。窰。內。臘。尾。歲。首。爛。漫。洩。春。置。諸。市。人。爭。買。之。然。其。葩。小。而。姸。花。落。不。結。子。唯。經。雪。虐。風。襲。自。然。回。春。者。則。葩。大。而。澤。花。落。能。結。子。今。夫。少。年。才。子。登。高。科。誇。耀。一。時。者。其。文。往。々。無。氣。骨。骯。骯。不。振。又。無。德。行。感。人。是。不。亦。窰。梅。之。類。乎。噫。陳。衡。山。曰。近。時。詩。文。多。以。剽。竊。塗。澤。為。工。全。無。自。然。之。態。比。之。窰。梅。確。矣。孫。君。異。曰。春。華。秋。實。純。任。自。然。知。此。乃。可。與。論。文。

楓喻

楓風也。樹之尤有風致者也。余酷愛之。當軒植數株。方南薰。燭暑之時。蒼翠欲滴。簾幕几席皆為青矣。使人灑然。滌塵襟。及至西風起。嚴霜降也。紅紫爛漫。窓紗壁筵皆為明矣。使人粲然豁唸心。嗚呼。其始也青於藍。清於水。其終也紅於花。艷於錦。風致奕々。殆有君子進德之美焉。楓乎。楓乎。吾將推汝而伍於屈之蘭。陶之菊。周之蓮。林之梅。猷之竹。非豈香風襲自重野成齋曰。以不用意得之。曼夷春置諸市。不免白。小山春山曰。觀物進德。妙甚。

書德大寺公國詩 書以自好 九月一日

公嘗咏國詩一首。賜余云。壽俱那留越。滿奈比能萬。登乃吳竹者。宇喜與農婦之毛。佐波羅左理氣利。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嗚呼。世途雖艱險。苟將直節處之。則焉往而不可。公之心術。蓋如此。唐太宗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公國詩亦是此意。以此在。聖主左右。余竊為天下賀也。明治十一年春清明節。

發亭文少下

書後

三

蒲生氏本

望小山春山曰。收之蘇黃題跋中。無慙色。春青曰。前
 知豐島洞齋曰。孔子稱直哉子魚。易云。直方大。洪範
 述王道正直。左傳稱國之司直。直之義大矣哉。德
 大寺公以直道常侍。聖主左右。宜矣。聖主之
 直伸天下。結語筆力千斤。

書臍蒂

瓜熟蒂落。人亦然。此余之臍蒂。乾燥在紙裹中。署曰
 蒲生辰三郎。天保四年癸巳五月朔寅。牌生先府君
 所書。距今五十六年矣。嗚呼。老將至而罔極之恩。難
 報。每觀之。未嘗不感泣也。遂書以自戒。戊子一月。

春山曰。叙
 事有味。感
 發人之孝
 心。

洞齋曰。一
 篇要領。起
 得妙。

書烏丸光德公手牘後

維新之初。烏丸公為江戶府知事。余為議政官。史官
 公致手牘於鎮將三條公。借余使參江戶府草諭江
 戶府士民之檄。故此牘中有余姓名。三條公付此牘
 余曰。子其自今參江戶府。因是余參江戶府。幾乎三
 十日而復參議政官。無何公見廢。罹病遂薨。後數年
 三條公亦薨。烏丸公令嗣嘗學於余。余辱二公之知
 如此。頃者偶探簾底。獲此牘。不勝今昔之感。淚潛々
 下。因書其由於後。以藏之。明治二十九年。天長節。識。
 豐島洞齋曰。二公皆維新之元勳。而其人亡。其書

無恙。但牽牛一籬倒耳。嗚呼。雖匆平走筆之牘。猶作史語。則其篤于史學。亦可以觀焉耳。

重野成齋曰。為文士吐氣。妙々。

題追儼圖

窮陰沍寒。天地閉塞。於是乎。銀燭煌々。画袴朱衣。大呼絕叫。以逐除窮陰疫氣。此母禮方相氏之所以掌也。故孔子之聖。而鄉人儼朝服而立。阼階。我邦亦嘗大呼福內。鬼外行之。令廢之何也。余藏室鳩巢。書不苦者。有智遠仁者。疎道一幅。偶觀此圖。因書其後。甲午節分夜。

蘭嶼曰此幅余所呈

題光秀襲本能寺圖卷

古刹翼然聳乎林表。逸々帶池。雉堞如城。紫幕蔽門。戢戟森然。一老將掉兗顛。鞭馬帥兵赴之。叱咤斫門而入。此即光秀襲本能寺圖也。余聞織田公幼時游戲中庭。適有小蛇自艸中走出。公直捉其尾。提示侍臣曰。何如。侍臣曰。蛇小矣。足畏公。公曰。蛇小而不足畏。則主幼小亦不足畏乎。夫蛇之可畏。不在形之大小。而在其毒也。主則在其權也。侍臣大懼。謝失言云。夫光秀毒蛇也。反噬其主。而不顧忌。嗚呼。公但知蛇毒之可畏。而不知姦臣怨毒之可畏也。悲夫。

小山春山曰蛇毒主權並論深刺骨願似韓非口吻文亦簡勁

後亭文抄下 卷後 八十一 籙姓氏碎

重野成齋曰以公語論公事公亦不獲不改容而謝。壬午季秋妄評。

題富士嶽圖

一筆寫嶽一筆寫雲水墨淋漓如小兒塗抹者而掛之高堂素壁而遠望則三峯巍然雲容縹渺有自然之趣蓋良工之墨戲也余嘗入遊峽中一登嶽觀其雲容變幻之妙熟矣此幅氣澄雲走益為兩後嶽圖試求之古文其檀弓乎只是澹々一二筆而有簡潔峻峭不可及之勢矣而不知者以為枯澹無味也

十節公賦六卷贊本指古圖卷

蘭輿曰近時管原白龍画畫畧似之

春山曰喻于文妙

言始然題藤肥州讀論語圖而莫辨其音

辛丑 始天下音 朗廬白画 恐不及矣

狀貌魁梧須髯鬚々端坐憑梧讀書小猿坐其側此豈非肥州藤公讀論語圖邪不知其誰所畫然英風奕々動乎紙上蓋非凡筆也史稱公好讀論語觀其事豐家遺孤深致思焉非徒讀者也一日磨朱點論語其所畜小猿在側見之公起之厠小猿援朱筆縱橫塗抹公復座見之蹶然笑曰汝亦學聖人之道乎今夫士大夫挾曲學邪說汚蟻忠孝仁義之道者甚於猿之塗抹若使公見之其復蹶然笑邪將慨然泣邪噫

發事文抄下

書後

補生氏辭

阪谷朗廬曰觸題感慨非徒作也

龜谷省軒曰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趙普作用藤公不及也至託三尺孤不可奪則藤公得力處趙普有愧色

小山春山曰儼然老儒碩學而污蟻斯道者有之

又何尤乎小猿塗抹論語哉
題陳白沙書後筆出史跡公以龍論其
白沙自評其書曰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
焉意足而奇溢焉余藏其書一幅常掛壁觀之知其
言誠然也大島堯田亦嘗觀而嘆稱其奇

春山曰余亦觀此幅誠天下奇筆也

題小林礫川画髑髏圖

對孤燈繙經者為護良親王脫冠置机上如浩嘆者為萬里小路藤房兩手捧寶刀欲投者為新田義貞解鎧坐臯皮手執卷授兒者為楠正成踞枯樹左手把墨斗右手搦筆沈吟者為兒島高德肩錦旗欲起者為村上義輝作偽旗者為名和長年傍觀者為千種忠顯坐臯皮置弓箭於座右怒扯裂明主書覆几案者為菊池武光皆髡然髑髏也然其忠魂毅魄凜然如生嗚呼觀此圖者尊王忠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乃題詩曰

發事文少下
甫七
辛

饒然者身凜然者神親王諸公千載如生大書特筆
 青史垂名閱宮豐碑赫々如新老賊骨朽其蹟已湮
 其鬼不祀長餒安寃忠姦淑慝得失屈伸偉歟礫川
 画以警人皇史置
 昔小山春山曰叙事奇想筆端有神詩句整肅足慰
 忠魂於千載誅姦慝乎既死高
 輔村山拙軒曰余未見礫川氏画想應妙然若使菊
 池容齋画之而題此詩上頭則更為偉觀而九原
 不可起惜哉為善良縣王

題東瀛采風圖

昔者明朱之瑜當其社既屋遁來我邦為水戶西山
 公所寵遇視我邦皇統一系與天壤無窮欽羨不
 已又愛其山水清秀與士大夫唱酬陶然以樂遂不
 還其邦而終云清國黃吟梅久駐我邦問俗采風詩
 賦滿囊既歸又來盖亦有所羨邪嗚呼黃君五大洲
 中有萬世一系之天子邪盖無有也而獨我邦有之
 而已黃君之遇與朱之瑜異故其所感亦不同然其
 愛山水清秀與士大夫唱酬陶然以樂則同矣不然
 何其遠遊兩度久而不倦也頃高軒再過吾廬出東

拙軒曰是日余偶訪子閣黃君在座喜色溢眉宇

瀛采風圖見示。即大國名手所畫風韻奕々。使人欣賞不已。請余題一言。黃君既激賞拙著偉人佳入。傳賜題詞。余殊有海外知己之感。故不敢辭。遂書此以贈。時明治二十二年二月上旬。盆栽黃梅一樹盛開。金光射四壁。黃吟梅曰。大作老筆紛披。無不如意。并受謝々。今日天氣甚佳。瓶中梅花競放。香生筆研間。真佳日也。二月七日。題畫小品。提出來。皇統一系之說。氣音 小山春山白。題畫小品。提出來。皇統一系之說。氣音 燄萬丈。東瀛采風圖

梁亭文恭讀教育教語

夫學校也者。以講倫理為本矣。而前此有司多取西學。詳乎工藝。廢物之末。而畧於忠孝仁義之本。故生徒往往凌轢長上。甚則暴言暴行。不敬

拙軒曰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為耻也。為教者宜猛省

聖上者有之。且以彼為文明。以我為野蠻。至有欲遷籍於彼土者。其教化如此。惡在其為學校哉。臣常慨嘆。屢說之當路。不見省。今恭讀教語。益有鑒于此。弊揭倫理。示綱常。炳如日星。讀畢。肅然頭叩地者三。勅諭頒降之明年一月。重埜安繹謹批。

讀貨殖傳

司馬遷作貨殖傳。盛說山川物產。及牧畜商賈。逐什一之事而已。烏知文士之筆亦能致貨殖乎哉。方今天下文明。文士之筆亦能致貨殖。吾友岡天爵之於尊攘紀事。龜谷士臧之於修身兒訓。是已。余亦嘗著近世偉人傳。佳人傳。等書。獲數千金。則是亦可以補貨殖一章歟。為之啞然。暴言暴行。不學無術。重野成齋曰。三氏皆吾社友。而能以筆致貨殖。大天強人意。松之茂。柏之悅矣。夫而直此。直此。直此。聚亭文鈔卷之下終 煉語

又曰健羨

六本不... 四日五... 神曰五...

瞻也喻乎 後素

跋 其... 瞻學書畫已久矣。而未能驚人者。是無他。未熟練也。乃知雖書畫小技。熟練不經歲。不可得。而况於詩文乎。可不勉勵焉乎。 高島重瞻謹題。 棲遲避俗。鳳城東。好是優遊養道躬。筆健行雲仍逝水。人高霽月又光風。蘇潮泮泮波千折。韓海森森浩一空。敢願洛陽增紙價。千煉只俟品評公。

北總

石原三五敬題

文鈔刻成。先生命源跋之。源適自奉官命。巡視諸國。還請以其所視江海山岳喻乎。夫滔々汨々一瀉千

侍講筵未嘗不感服焉。嗚呼！天下之人誰不欲得良師而久從之，而如余以養親病不能久留門下而去。雖然，今獲斯篇，農桑餘暇與藤氏及鄉友數輩俱讀之，則雖在遠僻，猶咫尺親見。况復先生學德翕然播乎遠方，不亦樂乎。

受業 東奧 古内喜代治謹識。

明治三十一年戊戌秋九月二十日印刷 出版。

著述并發行者兼印刷

蒲生重章

發兌人

大倉書店

森田鐵五郎

東京市泉橋區通一丁目

同翔町區翔町八百一十九番地

松雲堂

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010190526963

48-13592

